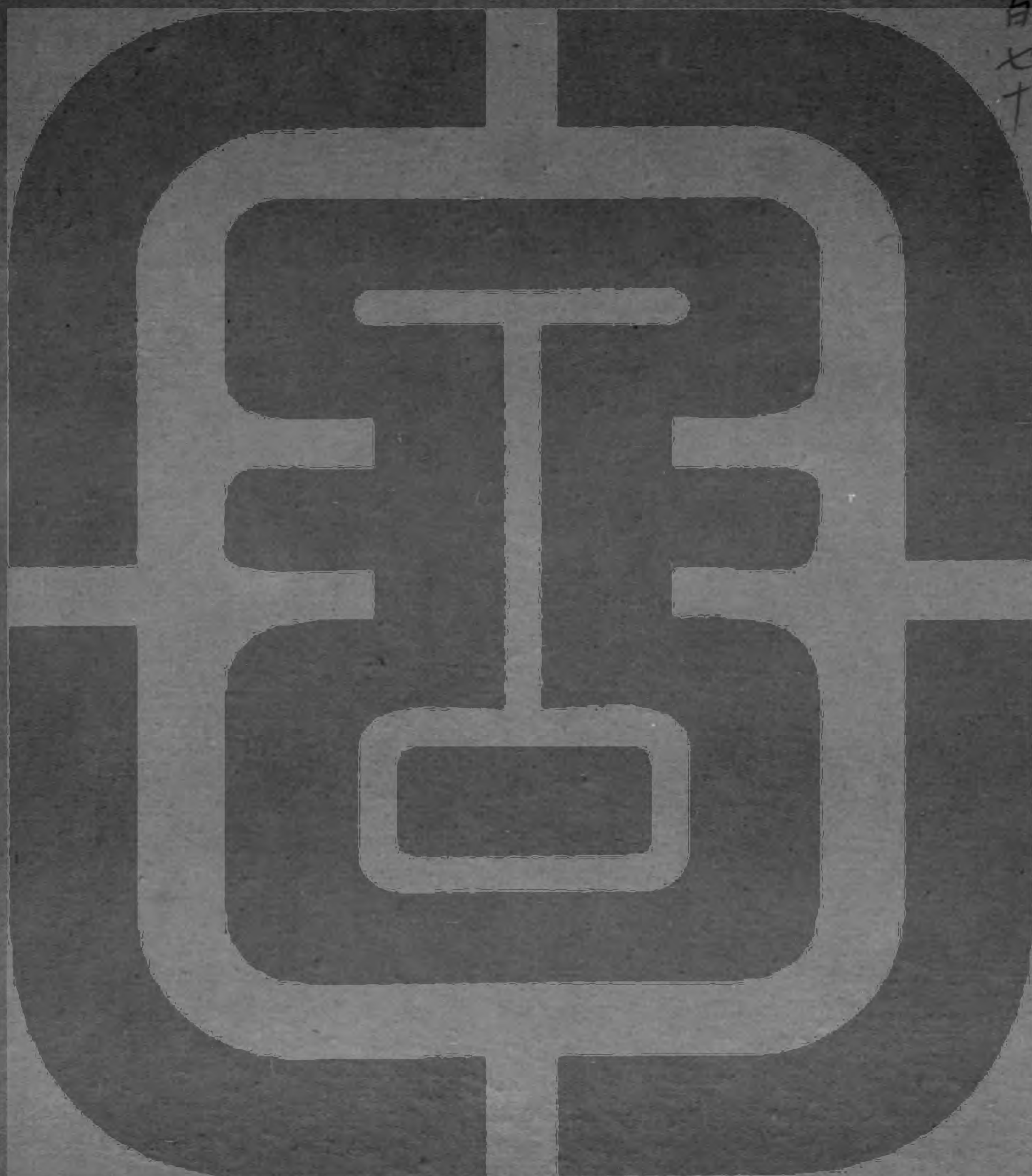


卷八百六十一 八百七十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一

碑十八

釋十二

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一首

尤溪大師碑一首

潤州天卿寺雲禪師碑一首

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

李華

惟和尚輪王梵嫡號善無畏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之後其
先自中天迴因難分八此字無王烏荼父曰佛手王以和尚生有

聖姿早兼德藝故歷試焉十歲統戎十三嗣位睹諸兄舉兵構
亂不得已而後征之接刃中體捍輪傷頂軍以順勝兄以愛全
乃白母後告群臣曰向者新征義斷息也今以國讓行其志也
因置位於兄固求入道太后哀許賜以傳國寶珠南至海濱得
殊勝招提入法華三昧聚沙建塔誓一萬區黑蛇傷指而不退

息身寄商舶往中印度密脩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而舟行
萬里與商人同遇群盜貼於併命和尚慰帖徒侶默誦真言七
俱祇尊全現身相盜果為他寇所殲寇乃露罪歸誠指蹤夷險
越窮荒踰毒水至天境上乃遇其王王之夫人即和尚妹也和
尚服同凡品而徒侶以君禮奉之王問獲其由嗟稱不足菩提
眷屬是日同歸慈雲布蔭一境不變於是發三乘之藏究諸部
之宗品偈章句誦無遺者說龍宮之義理得師子之頻伸名振
五天尊為一有稱首那爛陀寺像法之泉源衆聖之都會乃捨
寶珠瑩大像額端晝如月魄夜則光躍僧有達摩鞠多掌定門
之祕鑰佩如來之密印顏如四十許寶二字一八百年也和尚
投體兩足奉為本師鉢中非國食示一禪僧華人也見油釘尚
溫粟飯餘煖愕而歎曰中國此十萬八千里是彼朝熟而午時

至此何神速也會中盡駭和尚默然本師謂和尚曰中國白
馬寺重閣新城吾適受供而反汝能不言真可學也乃授以惣
持密教龍神周繞森一作在目前無量印契一時受頓即曰灌
頂為天人師稱曰三藏三藏有六義內為戒定慧外為經律論
以陀羅尼而統攝之惟陀羅尼菩提速疾之論下脫吉祥之海
三世諸佛生於此門夫惠照所傳一燈而已殊異燈亦無
邊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昧菩薩一作金剛物攝於諸定向
月懸同於法身頓升階位隣於大覺此其旨也和尚遍禮聖跡
周行大荒不悔艱難每所三至為迦葉剃髮受觀音摩頂嘗結
夏於靈鷲山有猛雷前路深入山穴穴明晝有摩尼立像左右
侍者色相如生中印大早求和請雨觀音大聖在日輪中手執
淨瓶一作注水地中感咽於雙樹之下問往昔於佛世之人為

者不言十問一作其一鍛金為具葉寫大般若鎔銀起窠堵波
 等佛身相母后謂和尚已化淚竭表明及寄疏問安即然如故
 大椎滅後外道如林九十六宗各專其見和皆隨所執乘喻破
 疑解邪縛於心門捨迷津於覺路法雨大小而均澤定水方圓
 而滿器什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使其以全制狂即身觀
 佛大師喜曰善男子中國有緣可以行矣乃頂辭奉下至迦葉
 濕彌國中夜次河河無津梁浮空以濟受請於長者有羅漢降
 曰我小乘之聖大德是登地菩薩乃讓席推尊和尚受以石衣
 乃升空而去至烏腸國有白鼠訓逸日獻金錢講毗盧於突厥
 之庭而可敦了請法和尚乃安禪樹下法為金字列在空中突
 厥之妻一作宮人有以手按其乳乳為三道飛注和尚口者乃合掌
 端容曰此我前生母也或悟舉刃三斫支體無所傷斫者唯聞

銅聲而已至雪山天池而和尚不愈疑作本師自空而至曰菩
 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久離諸相寧有病耶言畢而冲天則
 洗然而愈矣路出吐蕃與商旅同次夷人貪貨率衆合圍乃密
 為心印而蕃豪請罪至中國西境夜有神見曰此東非弟子界
 也文殊師利實護中州禮足而滅以馳負經至西川涉龍涉陷
 馳足沒于泉下和尚入泉三日止龍宮而化之牽馳出岸經無
 露濕脊宗道尊德盛立契無為詔僧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
 塞表以俟未儀開元紹一作興重光大化聖泉夢與真僧見其
 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圖之殿壁及和尚至止與夢合符天子光
 靈而敬悅之飾內道場尊為教主自寧薛二王而下四字以
 跪席捧器為師賓大士於天台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廣成
 之道致人主於如來之業巍巍法門於此為盛有術者握鬼神

之契參變化之功承詔御前効其神異和尚恬然不動而術者
手足無施矣其餘秘要代莫聞也累請居外勅諸寺遙迎隨駕
至洛京詔於聖善寺安置自出內之後奔走華夷和尚臨之貴
賤如一奉儀形者蓮華開於眼界稟言說者甘露降於心源超
然自悟曰有其人矣法侶高標唯尊奉長老寶思其餘皆接以
門人之禮禪師一行者定惠之餘行窮天地有所未達咨而後
行和尚質粹神邁氣和言簡不捨律議而身心自在不離坐席
一作而願力俱圓有來畢應蠲應無礙故衆妙懸解藝能兼於
宴坐百工大悲普薰草同於一子不知其極也於本院鑄金銅鈴塔
以此功德應緣護世手為模範妙極天人寺衆以銷治至廣庭
除深隘慮風至火盛災延寶坊笑而言曰無可為憂自當有驗
及鼓鑄之日大雪蔽空靈塔既盛瑞花飄席前後奉詔讓早致

雨滅火返風昭昭然遍諸耳目矣從容上請大庇緇林正法之
興擊於龍象信也表末還國優詔不許開元二十三年十一月
七日右脅累足涅槃於禪室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界淒涼
天心震悼詔鴻臚卿李峴威儀賓律師護喪事以某月日塋於
龍門西山涕慕傾都山川變色弟子寶思一作禪師榮陽鄭氏
明畏禪師琅邪王氏背高族上才超然自覺息言為樂說之辨
妙用即禪那之宗人和尚之室唯茲二人而乾元之歲再造天
維大君心證無緣之悲躬行不匱之孝由是釋梵扈躡天龍濟
師凶穢掃除人祇清淨位光付囑教大與行二禪師爰以偈頌
刻諸金石法離文字道不可名以慰門人感慕之心有同顏子
喟然之歎其文曰
釋宮尊種龍扶出池捨位成道為天人師度微塵寰行甘露慈

仁消大怖辦洗群疑法本不我今于得之隨方演教聿來中國
帝后承迎天花滿穢懽喜園花惟聞蒼筍百千萬億調伏其心
灌頂在昔聲聞現今山王高妙海月圓深因於是域空悲鶴林
伊水西山冥冥石室金棺此閉式瞻無日雙寶昭興教尊言密
歸我者因因明悞實

故左溪

一作終

大師碑

前人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過去大士時惟左溪
左溪傳氏之子法號玄即字惠明其先北地泥陽人漢魏大族
隨晉南渡家於義烏今為東陽義烏人也自江夏大守極梁居
士翕賢達相承世謂居士為諸佛化身杳不可測左溪即一作
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門宜生上德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
溪心淨體安迄于乳育生九年矣辭家入道兼綜群言曰此法

門之畎澮也如意年中涕度隸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

具戒就會稽印宗禪師

一作商

律部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巖

穴凡三十年宴居左溪因以為號每言石泉可以洗昏蒙雲松

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終於

一作手

所居一方建立精合約

而不陋跪懺其間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僧大迦葉之頭陀舍

利佛

一作弗

之智慧羅睺羅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由

一無

此者

者皆最上乘同趣異名分流合體舍利佛先佛滅度心以心法

付大迦葉此後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間有菩薩僧菩提達

摩六世至大通禪師世至東京聖善寺弘正禪師今北宗是也

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授大智禪師大智

一有禪

及

降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一源也又達摩五世至璨禪

師璨又受能禪師今南宗是也又達摩四世

一作代

至信禪師信

又授融禪師住牛頭山今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間有慧
文禪師學龍樹法受惠思大師南嶽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
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灌頂傳晉雲威大師晉雲傳
東陽威一無威字大師左溪是也又弘景禪師得天台法居荊州當
陽傳真一作其禪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溪所傳止觀為本祇
樹園內常一作嘗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全議因
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脩空有皆捨此其略也菩薩或
以性海度或以普門化香像一作象至底彌樓最高其餘幽贊不
知克滿法界夫知上法易行上法難脩上法易證上法難言謂
左溪為有則實無所行謂左溪為無則妙有常住視聽之表巍
巍左溪因恭禪師重研心法唯一唯字十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
奉陽威大師得最上乘詮第一義現聲聞像弘大覺心大一無大字

無可名也偏祖跪膝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天親近彌勒彈磬
衣鉢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降靈光發寺非正陽屋宇凋
落殿移則像毀財匱則力難一作艱左溪杖錫指揮工人聽命如
從舊貫一作館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耄期之歲同
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萬行無得戒為心本汝一作爾等
師之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就滅春秋八十二僧一作僧字夏六
十一一作四輦號慟如慕如疑香一作木幢幡雷動山谷鄉人或
夢左溪居寶第四重者寤告其隣與之夢協兜率者天第四天
也願力所屆度廣人天既茶毗已門人分舍利建塔於左溪某
原尊像法也城邑之人願獲親近分半舍利起塔於州某原申
永慕也左溪僻在深山衣敝食絕布帛而衣一作綻掬泉而齋如
繒纊之温均滑甘之寶誦經則翔禽下聽洗鉢則騰猿跪捧一作

群像未捧宴坐一室如同一作法界之樂一作蕭然一院等他方之遊

或問曰萬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無苦樂妄習為因衆生妄

除我苦隨盡問曰山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

未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北大遼廓至若旱蛙躍流瞽犬能視

雲雷興而獵者捨弓矢鮮介絕而漁者壞罾梁舉其罫倅一作然

曷可彈載弟子衢州龍丘九嵎寺僧道賓越州法華寺僧法源

僧神邕本州靈隱寺僧玄靜淨一作棲嵒寺僧法開蘇州報恩寺

僧道尊菩薩僧開左溪之祕藏常州福業寺僧守真杭州靈曜

寺僧法澄靈隱寺僧法真明州天寶寺僧道源原一作淨安寺僧

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辨純德醍醐飽左溪之道味入室弟子

本州開元寺僧行宣常州妙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事傳一作左

溪之法門新羅僧法融理應絕英純一作理應歸國化行東表弘

左溪之妙願一作膝菩薩戒弟子傳禮王光福等菩薩一作惠茅

霑左溪之一雨清辨禪師等荷擔遺烈見請斯文銘曰景

慈一作磁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或作足設衆生未度

我為舟筏將如趙代空一作豈望荆越趨道云何知之在行殞煩

惱鷺歸一作開寂滅域不位之位一作不無生之生兜率天樂

徘徊下迎潺湲左溪東入蒼海青松白日一作日人亡地在四輩

盡哀時乎不待頌德空嶺劫塵一作衣無改一作皆唐文粹

潤州天卿寺故大德雲禪師碑 前人

東南苾芻之上首曰長老雲公報年若干僧夏若干永泰二年

某月日涅槃於潤州寧申跪禮無可人天痛慕江梅寂寥御史

中丞常公元輔史一作南頃臨潤州寧申跪禮無何常兼觀察領浙

西按部至京江來脩謁問長老曰如來遺教付囑仁賢貧道有

檀像一龕教以相奉意深言簡聞者凄然帝公致別之明日長老繩床跏趺無病而滅乎至矣哉昔交遁與謝公為山水下疑之遊竺法師與王度為生死之約古今同道如見其人長老每言曰得天師於牧馬求善法於鬻香不可不敬樂羊以食子見疑必芻以草繫成忍不可不仁智瑤死於大縣頂生退於釋宮不可不廉留侯先期而黃石悅玄謀懇乞而觀音降不可不信學此四者以為教端內訓緇褐外化群品其餘蠲類而長道遍恒沙長老法號法雲獲度於神龍之歲俗姓申氏其先魏都之望出於姜姓左右先王詩所謂惟岳降神者也曾祖寧皇朝考功貞外郎祖靖睦州歲昌縣令父儉不任以復楚之忠烈相韓之勲伐蓄靈韜耀鍾美後人長老同非入道誦法華經景龍歲受具於本州龍興寺玄和律師由是萬計俱圓名冠同列與鶴

林絢律師偕往高穎求法於大照和尚以心眼視徹見無邊界果在掌中隨心舒卷喻菴羅熟終當自知此其端也道在兼愛故無棄物有志於道來問長老曰飲甘露者當爭其身有涉道未泓來問長老曰菩提為寶耶無知無德涅槃為空耶常樂我淨由是江景疑禪教有大照之宗焉至若願力所弘莊嚴佛教像筭同日月之照厨供盡人天之福積若山川流他方凡聖去來縑素皆以天卿為中露之化城也夫三界為牢鬼神同使桎梏轉輪無解脫時佛性在煩惱之中佛身即衆生之体大法平等無所不同雪山滿月是為真語同音半字寧為妄說如來豪相始於東上菩薩求法遍在西方慈悲之間固非一致若乃昆明劫灰夏時同學化表周穆之歲星隕魯莊之年其泉金之人祀伊存浮圖之說謂之為忘則常情不測謂之為實則迂濶難

明立定哀之時書隱桓時事憑舊史之文猶末之詳况超乎視聽之外出乎名言之域固宜然也國史榜錄往往合符者則宣尼稱西方有聖玄老云吾師竺感厥軋後夢李明漸於中國楚王英九敦此道嘗奉繡贖罪詔曰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而為誓其還繡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浮圖之仁祠即塔廟也潔齋為誓即禮懺也伊蒲塞桑優漆塞也至魏受禪洛陽宮中有浮圖毀除之沙門以佛舍利擲水生光由是移於道車廣開禪室僧會揚化於三吳惠持演教於三蜀震耀聾聵無代無之法壞也因蓋吳同亂之積其後也賴曇休堅持之誓自菩提達摩降及大照禪師七葉相乘謂之七祖心法傳示為最上乘南方以殺害為事北方多豪右犯法故大通在此能公在北至慈救愍曲無不至其餘則澄公威神止石

羯之雷惠史定力峻嚇連之暴淨檢尼部之初曇柯律藏之始道安垂範羅什詮譯惠遠道生闡教於廬匡枉渡寶誌著異於江浙公之慈靈鎮攝智者之遵揚真極法膺昏季在壤尋舉稠公之衣而定興廢驗仲尼之記而崇建立唐撫運同符聖覺中州徼外人智如林玄裝無畏繼興夷憂疑作夏不可悉數舉世疑作

其殊尤長老既城門人僧某等戒還本原智人無學以某月十六日遷定於鶴林寺西江湖悔真道路悽慟初吏部侍郎齊澣採訪江東見天卿殿宇傾圮孰戶完葺乃請禪師與絢公當謂寺僧軋最得堅固力求真實智軋元初奏請天下一一作十五寺長講戒律天卿即其一焉爾後宰同心願善繕理禮部員外郎崔令欽常毋徒宗仰不怠于何吳越震擾緇侶竄伏長老挺身於戈劔之間宴坐於虎狼之口大浸不溺大火不焚天卿獲

全長老之力也。常中丞以句容令田少文悅長老之風弘無生教故託句容護辦葬事。刺史常公損奉善遊甚深之旨行菩薩廣大之慈大理之直。兼丹徒令史坦惟淨道周如潤州之者。疑長之兄弟之子。曰堂構為當代詞人。脩在家梵行。與門人俾華贊德於萬斯年。其文曰

至哉玄德高標法流法而不著行而不求輪王自在象寶調柔黑夜生月驚波起洲洲淪大浸日落中夜方外常在人間代謝性不遷易法無高下億萬人天從吾受化從受化已委順知時諸佛如是今德之清江即月古木仁祠以我遺法為人道師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一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二

碑十九

釋十三

揚州龍興寺律師

二字一作律院和尚

經碑一首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一首

東京大敬愛寺大證禪師碑一首

揚州龍興寺經律院和尚碑

菩薩調伏身心具一切智調伏心者為定惠調伏身者為律議假煩惱而後有身心有身心而後有開知見權衡並用何莫由之如來於鹿野苑中為五俱輪始開此法持律第一有優波離如來謂戒為性原因定見性定為惠本因惠得常不依科教無所誠實乃宣告四輩攝護身心命以優波長老集毗尼藏以優波無緣此土摩訶迦葉啓迪當來而付囑之興禪同祖教世去

聖滋遠枝剖條分令學者所宗四分爲盛此間有數息諸觀以攝亂意是蓋那之濫觴也夫沙門奉律猶世間行禮若備中和易置之心而無聲降周施之節於爲義非爲義非爲半人恭惟世間皆歸佛性體無分別俱會一乘勝妙法蠡爰傾海水明徹寶器方貯醍醐禪律二門如左右翼和尚執持戒律兼脩定慧恩制落染爲人式瞻六十年矣和尚法號懷人其人也惟天寶十載十月十四日晨起盥漱繩床跏趺心奉西方既燠就滅於龍興寺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二緇素弟子北拒泗沂南踰嶺徼望哭者千族會塋者萬人其上首曰越州開元寺僧曇一福州開元寺僧宣一常州興寧寺僧義宣杭州譚山寺僧惠鸞東京敬愛寺僧璿光潤州栖霞寺僧法瑜僧乾印潤州天鄉寺僧法雲揚州崇福寺僧明幽近光寺僧靈一龍興寺僧慧遠等天

下甘露正味調柔人中象王利根成熟音樂樹下長流福慧之泉雪山峯頂仰見清涼之日金剛決定煩惱無餘優曇開敷香潔盈滿罔不成實樂說辨才得法華三昧衆所知識物之依恬法施之思重群居之感深哀奉色身經始靈塔于某原像教也幽公自幼及衰所親侍靜言玄梵俯託斯文試言之曰先陞姿者分於一名摩醯目者夾於三點衆法歸善群緣體無道豈遠人弘之在我外離諸相猶行邪道內度四生方爲自覺至若調牛良田唯待天雨渡駃巨海荷護持囊俞未靈藥毒草同在林中甘泉淤泥共生地下疇能了達惟我宗師和尚太原郭氏厥後遷於淮左孩抱之歲誓盡道門親茲所鍾志不可奪因瑤臺成律師受具戒律文有徃哲所疑時賢或誤一言曲分於象表精理自得於環中聲振京師如晞日月諸寺固請網領乃默而

東歸既還揚都府允群願常誦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如意輪陀羅尼般若佛心我得此心衆生亦如謂天台止觀色疑作一切經義東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空兩亡定慧雙照不可得而稱也寒不加服暑不攝齊食不求飽居不易坐四方施捨歸於大衆一身有無均於最下朝廷之士銜命往復路出惟揚終歲百數不踐門闕以為大羞仰承一眄如洗飢渴和尚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上人言依於敬佛教儒行合而為慮學者流誤故親校經綸延來者聽受故大起僧坊將警群迷故廣圖菩薩因地善護諸命故曲濟衆生壽量以文字度人故工於幹墨法皆佛法兼採儒流於我慢為防故自負衣鉢以規範為任故綱正緇林發揮道宗故上行暮禮以感慕遺跡故不遠他邦以龍象參議故再至京國以執度端明故研精律部黃門

侍郎盧藏人中象下重罕有挹一見和尚慕味循環不能離坐退而歎曰宇宙之內信有當人黃門於院內置經藏嚴以香燈天地無彊象法常在太子少保陸象先吏部尚書畢構少府監陸餘慶吏部尚書崔日用祕書監賀知章禮部尚書裴寬中書侍郎嚴廷之河南尹崔希逸太守房瑄中書侍書郎平章事崔渙禮部尚書李澄詞人犯水尉口昌齡等所瞻奉願同灑掃建塔之地廣狹如素高卑得中周臨四衢平都千里門人環蔭列栢薦以名香空曠寂寥以哀以慰夫子門人輕重諸侯之國如弟子皆為釋梵之師敬悅其風以偈銘曰
佛境無二佛心皆隨其根源乃起禪律持戒外獎觀空內證是藏私耶衆僧秘密昏醉億萬求醒者稀如來戒定與爾為歸性空因戒垢重初微彼上人者深乎道機真空不生妙果無得開

明戒定洗去怨賊衣染波利鼻聞蒼蒼白月正圓如何昏黑昏
黑既已四輩號吽不見全攬空圓白毫月明江濶木落山高迥
野孤塔群心鬱陶訓迪真子森然即達阿難必芻迦葉菩薩仙
髮承足諸天奉鉢智火遽然獨留緇褐月苦淮甸風悲楚川千
樹株茂樹百道春泉佛日長晦圖歸然哀哀龍象大毘群緣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前人

道行無跡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滅而覺照
圓明我天人師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為不二之門其定
也風輪駐機其惠也日宮開照其用也春泉利物三者備體誰
後誰先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而涌一作出湛兮以有觀無聽
而莫測寥兮以遠近思惟而不窮知得一作皆空為真實際大
悲恒寂遍撫群迷月入百川之中佛匝千花之上脩而證者玄

同妙有應而起者傍作化身先大師適來此土化身歟適去他

方補處歟不可得而知也自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寄

命崩崖勝大敵者羅延身銷一作大毒者伽陀妙藥技陷扶墜

而生天師延陵馬氏諱玄素字道情崇高紹興於法位一作宵

一作徑緒不繫於人間慈母方娠猷患葷肉長至之日誕彌仁尊

生有異祥乳育安靜既齒稽首父母求歸法門即日獲睛出依

精舍如意年中剃度隸江寧長壽寺既進具已成光延一作照

定水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象之頓除羈鎖未之此也身長

也尺體凡骨肩毫際臉口若方冊目不顧睇聲侔如玉入南牛

頭山事威大師撞鍾大鳴入海同味迦葉以頭陀等一大師亦

斗數塵勞聞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之

最堅比獅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惠風吹雲宇宙皆淨

威大師摩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行與命於別位開導來學於
是騶虞馴擾表仁之至也衆禽獻果明化之均也接足右繞百
千人俱大師悉以菩薩呼之教習大乘戒妄心此一字無調伏自性
還源無漸而可隨無頓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亦默然
無法可說或有信願雙極懇求心要於我渴仰施汝醍醐問禪
定耶吾無脩問智惠耶吾道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懷一作
帝釋輪為終為世輪自淨而已無求聲色既悟者小無微塵大
無三界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來因藥草萬殊根莖等閏貌和
言寡飢至飽歸或有聞遵稱而遷善現色身而得我無示一作
念道浦慈圖食不問鹹酸口不言寒暑身同地池一作水飽蛟蚋
之飢渴道離人我順衆生之往來貴賤怨一作親是法平等故
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糒奉上服而拒齊於弊褐俾夫家有道

侶府無爭人開元中寺僧闕文

一無此二字

江一作法

密謂至京口潤

州刺史帝銑灑掃鶴林斯

一作茲

焉供養有屠者恣刃一作恣

積骸如山聞大師尊名來仰真範忽自感悟懺伏一作求哀大

師受之又白曰

一作言

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師納衣跏趺未嘗

出戶公候稽首不為動搖至是如其懇求一作折然降詣夫盜

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仁皆同佛性無生無滅一作無去

生一作不滅

無來今濁流一澄清水立現諸佛所度我亦度之天寶中揚州

僧希玄密請至廣陵便風馳帆白光引掉楚人相慶佛日渡江

梁送宋齊魯傾都來會津塞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立

陵皆委於所在行無住捨禮部尚書李愷時為揚州牧齊心跪

謁為衆唱首望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鹿

沙之數皆趨佛乘二州以貪法之心移牒途月均吾喜捨成爾

堅牢無非道場還至本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坐
滅明呼菩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起哀位者可
思量不一作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重雲幢
幡一作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日四衆等號捧全一作
身建塔於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衆申
哀一作率江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倚桐
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低潛動天地晦冥一作及發引
登原風雨如掃慈鳥覆野靈鶴徊翔而一字無有情無情德至皆
感一作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門人達者曰融大
師居牛頭山得自然知信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三
昧門語有差別義無差別群生根器各各不同唯最上乘攝而
歸一涼風既至百實皆成汝能惣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

分為此宗融大師構法則金蓮冬敷頓錫而靈泉滿一作溢東
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受巖大師巖授方大師方授持
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真秉妙緣靈祥嘉應僉具傳錄布
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欽徑山長老是也觀
音普門文殊佛性惟二菩薩重光道源門人法勵法悔親奉微
言感近霜露繕崇龕座開構軒楹時惟海公求一作報師訓廬
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世異人同法然長慕僧慧一無端等隆
旃檀樹皆得身香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
張均故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鄉故
採訪使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刺
史常昭禮一作故給事中韓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涇陽縣李
葛一作齊融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

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高彌鏡
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詣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
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况乎傳言其文曰

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現膏清注然光明外遍
揚升律應草木皆變啓迪瘖瞽惟吳大師息我成教捨法與悲
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因一作由心寂道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
無餘性本無一作非垢云何淨除身心冥寂大極淪胥內光無盡
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通無異度未度者
化周緣者備道樹忽故涅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
上應化諸天寂寂露塔滔滔逝川恒劫懷智月常圓

東京大敬愛寺大證禪師碑

王縉

醴泉湧而蠲疾寶炬然而破暗蓮花無染而獨淨夜光不繫而

自得其惟上智乎夫上智之身曲隨世界上智之心密遊聖境
或宿植德本大乘願復來或意生人間用弘開示非慧見孰能
知之大德號曇真性邊陳留閉封人也厥初為孩稟和特異亦
既有識用晦如愚家有耕桑來嘗問鄉有學校未嘗顧則曰處
豐居如何如何方丈馳良馬何如振錫珪組耀世不如被褐金玉
滿堂如不虛白食瓊者豈覩飯米香積聽樂者豈聞梵唱云何
戰既勝矣出門絕迹潛嵩少間專於讀誦年至二十遂適大原
受聲聞戒習根本律性甚聰敏博涉經綸時同學者仰之為師
久而歎曰大聖要道存解脫不入其門非佛之子乃損落枝葉
澄清泉源詣長老照醒迷解縛開心地如毛頭掃地塵如色
界從此日益唯師能知於四威儀之中無一刹那有怠不住以
至於大寂無作以至於恒用我正無所虛空未為廣我照能遍

日月未為明震雷破山聞不聞等烈風板樹見在一作見等是身無主於四大假合方寸無生於一切離相猶以為未出心境
彌勒深入大照既沒又尋廣德大師一見而拱手再見而分座
問之於了谷之以詣俱請等妙智合自他梵納之行楞伽之心
密契久矣廣德又謝學徒嗷嗷相顧靡依來求於我詞續前教
皆以寶歸出宅諸子俾稱所業渡三河獸自止於分天寶季年
祿山作逆陷我洛陽亂兵蜂螫大德澹然獨在本處天龍潛衛
於左右豺狼仰瞻而讚嘆施財獻供終朝盈門於善惡等以慈
於苦厄久以忍言說不得無畏故也動靜皆如自在故也度一作
廣衆無邊大願力也依報無量邁種福也夫脩行之有宗旨如
水木之有本源始自達摩傳付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
弘忍忍傳大通大照大照傳廣德廣德傳大師二授手

二摩頂相承如嫡密付法印唯聖智所證非私議能測也大德
既捨眷屬竊為沙彌身不顧名志在成道聲稱浸歸向如林天
寶八年緇侶領袖舉上聞乃蒙正初度隸東都衛國寺旋為敬
愛寺請充大德遷被與住此有緣非無因地雜人天之會法如
雲門之施衆有塵勞之悟寺盈河潤之福今學與其進當學起
其信善誘不倦得賢則喜利往者導之以鍵覩奧者辨之以正
在定者誠於貪悟所覺者使之以視一作遠視彼來學如菴
摩勒果冀其出世如優曇鉢花齊我者稀故我貴矣寶應二年
正月十四日跌坐如生薪盡火滅年六十夏十四哀纏門人悲
及塵衆樹為之變色受為之失聲棟折航沉佛土蕭索其年九
月塋於高岳寺之北阜大曆二年有司奏謚上聞惻然乃賜號
曰大證禪師縉官登封因學於大照又與廣德素為知友大

德弟子正順即哲之一也視縉猶文心用感焉以諸因緣為之
強述銘曰
上德不德與慈連悲現於濁界俯為人師以我無思破彼盡思
爾方厭俗我則隨時由多分別忘知垢淨根不緣塵象豈染鏡
法不可着空即是病無得之得絕聖而聖文字非文字言語非
言語云何以解脫云何而語汝隨宜說方便究竟非我與舍我
利依高山寂寥松栢所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二

登侍郎胡

柯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三

碑二十

釋十四

魏州開元寺新建三門樓碑一首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一首

虎丘西寺經藏碑一首

蘇州乾元寺碑一首

魏州開元寺新建三門樓碑

封演

先王立清廟修百祀所以展嚴禋祈景福今釋門之有塔寺亦
像教之崇建福焉或謂之仁祀或謂之精舍或謂之伽藍或謂
之招提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河朔之州魏為大魏之招提開元
為大開元者在中宗時草薊則日中興在元宗時革故則日開
元道無常明隨時而已矣應寶初歲王師北伐奮其威武或以
火攻秉矜翕其延燒積薪吁其可撲由是寺門夷蕩鞠為灰燼

緇侶往來莫庇風雨耆老興嘆衣冠久心共耳沒齒不覩興復
洎開相一作國田公之在魏也勤四封之人而撫之閱三軍之實

而補之戒務之閑詮于一作僧曰彼道場勝地利樵餘趾埋晉

歷稔末之克修吾儕闔廬猶設鍵閉矧乎尊像之所在福田之

所植臺有素其可闕焉始吾之來有意於此惟是緝綏緝申儆

以供禦上事故謂違也今原也懇府庫實旺庶安車徒逸而締

構不備其吾心哉即持捧錢遠度山木匠伯獻藝役夫僇功時

大軍之後良材一整龍門上游下棧仍阻公乃使河中府以營

建之旨咨于台臣積誠內馳萬里潛契山不吝寶貞松大來炎

涼未再水濱如積驚和嶠之千文恧慶氏之百車操繩黑運斤

斧者得以功而不溷亦由材之備矣既立三門鎮之層樓又像

雙闕校之連閣薨宇若畫棟桴干雲榮投蓋而靡及羸抱闕而

方啓上可以迴眺百里覽川原林麓之富下可以俯瞰萬室察

舟車士馬之殷崇崇乎信一時之壯觀而全魏之卓絕也初樓

之經始僧徒皆勝以為舊制已廣後難繼也迨樓之集事僧徒

皆喜以為有加於前無不及焉其中長老或涕而言曰此寺自

神龍至於寶應五十有七年而遇焚毀自寶應以至於慈十有

三年而後舊物非夫上天悔禍諸佛護念則則前功幾於泯絕

大功不能為謀尚何見斷礮之制毋獲之制煙聚霧合聲馳響

應若斯之神速者以是知田公之勇於信施極於脩葺非人力

也如來付囑大臣有旨哉公頃僧入寺虔恭作禮有舍利兩粒

降於其瓶光明圓淨瑩徹心目蓋舍利者非常之端雖一粒二

粒乃至多粒供養功德以金身等公遂於寺內起塔二所而分
塋焉入塔之辰見祥雲靈鶴徘徊其上百千人俱歎未曾有得

不謂道心純至而真佑荐委耶公又以此寺經典舊多殘缺哀
彼學徒訪問無所乃寫一功經兩本并造二樓以貯之三四五
佛初中後善龍宮所不備矣耳所未聞莊嚴圓滿卷袂充足其
闡化之方有如此公體資海岳德邁人天深了因果高謝結縛
復於此寺度幼之一人俾修淨業以傳法印妙莊故事穰祛一作
儀前軌既歷多劫公能繼之其樹善之規有如此喜見達三門
惠也製雙塔城也繕群經智也度幼子慈也有一於此且長享
百祿慶流後裔况能備茲四者以氣懾豹心椎鐵石一為蒼生
之父母一為天子之股肱受登壇之寄畫雲臺之像未云多也
公今弟御史大夫兼具州刺史比平群王庭琳雅量冲遠天姿
頽出內安黎庶紹龍黃之名外鎮封疆弘魯衛之政公愛子左
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悅駕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綰從子太子
賓客兼御史中丞昂等皆才傑而妙器周而敏卓然自立克茂
家聲如龍如虎森森翼翼豈必觀懿氏之兆而後識其昌聽卜
姬之說而乃知其大論者以開元天寶以來北平士望腰金拖
紫者多矣未有如公弼肯帝室惣統方面侯王將相萃於一門
數十年間光華照灼雖方召衛霍輯寧周漢垂名竹素褐以過
之寺主僧法敬昂疑作公所度之子也幼而聰達閑於禮訓求
封君之錫土慕太子之踰城上座僧志高都維那僧道圓及諸
徒衆等並精通妙法堅持密行名稱普開威儀無缺遠則澄什
繼踵近則福寂比肩莫飲公之徽猷承公之令範懼瓊瑤之匪
報恩彝鼎之有銘聿相與轉石山足立碑門右以無忘我田公
之年績其詞曰
碣石巉巖滄浪冲融蘊茲間氣生我田公道可濟時材任理成

擁旄杖鉞作藩於東八座爰陟三台累踐人臣寵榮今古或鮮
祇率常疑命或敷彝典殊勲載宗真教日闡三門我我舊趾已
傾刊木萬里匪公誰成雙塔嶷嶷先規是呈運甃千夫匪公誰
營無量法寶允資流布有梵有室一作所聞必具無量眷屬允
資佛護若女若男遇緣則度儉德稟如清心澹如傾家以施內
不留儲恢我佛壯乘我禪居永綏福壽其樂只且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釋皎然

我先大師曰佛嘉言孔願造造人天張無生極宗懸衡於群教
之表自第一義諦皆我之蘧也况儒墨名法道家之流哉教之
斯行資乎哲匠今大師即其人也大師諱道遵字宗達吳興張
氏之子崇勲茂德世為吳中右族大師風員殊操潔士稱之榮
耀不足闋其心聲塵未益蠲其性其年二十詣天竺威大師首

宗毗尼依服教也常愀然而歎曰孔老之學不明三世昭昭之
業何異夫適郢而求真山哉先大師則不然觀萬像無根我獨
以無生一念覆疑山之峻知四流妄有我獨以不動二字停倒
海之波室是遠而悟者天隔昔在漢明永平之際大教洋溢濡
然而東與生靈滌心觀天地更始正一作自摩騰以降持法有如
闕中者秉律有如南山者海內旄一作士亟歸乎哉如凱風微
陽嘉和先發北齊惠文大師傳龍樹智論一性之教即我釋迦
如來九世祖師文殊所承也惠文傳南嶽南嶽傳天台始授一
心三觀之旨以十身佛刹微塵教修多羅如懸帝網不出正念
無遺即中蓋如來一斯教之高鏞也天下一作弘經士窺我
宗者不得其阿而入天台去世教傳章安章安傳縉雲傳東陽
東陽傳左溪左溪傳自龍樹已還至天台四祖事具諫議大夫

杜正倫教記今大師則親承左溪一受心宗方造其極物有凋
拆而苦節不衰時有晦明而至行不變法華三昧淵乎我衷嘗
從容謂門人曰堯舜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教若不至民何
咎焉吾恐大教未周群機未發陷諸子於邪見之網吾徒得無
過乎乃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闢經院以燭繼景揚大雄慈聲
蓋平生之願歟一之日發其心二之日規其趾作不逾序厥功
成焉居山之福地於戲群峰合杏以就我當大藏而孤峙疑天
作以待得一作周此持經之境也及以清晝山空杉吹不動真念
疑乎寂寞經聲在乎宵冥地持經之心也大曆元祀州將常公
元甫兵部尚書劉公晏侍御史王公圓開州刺史陸公向殿中
待御史陸公一作迅大理評事張公象境誘真心共獲殊勝乃相
與飛來奏聞詔書時下署名曰法華道場焯哉盛乎經王之惠

日昇于天乎自江以東惣一十七所皆因大師之首置也舉精
行大德二十七人常持法華報主恩也大師以無緣慈眼極一
觀四生多溺空見乃鑄盧舍那及昆盧遮那像明智身不有法
體非無將顯古佛證經之由乃起多寶妙塔開淨本當生之業
遂作彌陀色身法華一經駭聲得記方等四部得嘉一作廣教
盡收一作無垢淨光蓋是如來極開方便跡雖有作功乃無為
接人天機使知有殊常之福又寫天台一教溢乎道場真詮照
照與清景不極大師有言佛法壽命真性常住乎不存我法安
寄於是置莊二所世田為義侯嘉穀以登身田是修期聖禾不
絕非夫大師平等之施熟能於事理雙全哉物役我慈日用不
足門人有懈廢者接彼退機講法華玄義天台止觀四分鈔文
臨壇度人受心揚律願盈乎石室之籌天寶年於靈巖道場行

法華三昧忽觀大明上燭天界我身正身儼在光中異日問天台然公公曰智惠光明從心留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忽觀此身在空中座先證者知是大師滌垢之相不然則萬法有無礙之用哉其年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於支山本寺嗚呼相法梁壞若流增波無教人天從今何怙初當寺蓋公輪公一夜同夢大殿忽崩得非法匠將亡之應示疾之日驕陽久焉嘉苗若燎辭世之夕風號雨暴天地慘黷亦我法陵遲之變也傳教門人靈輪法盛道欣可人如來之室豈唯宜父之室哉俾厥鴻猷張而未弛奉教門人猶子靈源等高志警之德隣先賢精細行以檢儀敷大乘以基惟雖後學夙於德聲曷云不騫貽諸樂石銘曰以澄吳江靜幾於道清氣蓄焉誕我僧寶洗洗大師與道為蕃

義天無字慈釭不昏巋然支山繫公所履建塔闍院夷荒而趾乃基靈峰靈峰崇乃啓秘秘形形天色在下日輪當中真經無言古象非象冥理徹性不昧不即三觀一心如懸帝網雪山巖峩有時而裂香樹偃蹇有時而折世相若斯師何示滅示滅何之天泣之人悲高丘漠漠細雨霏霏倭雨西去相逢是誰見海未乾疑山高阻噐噐魔氏愛得其所吾所寂寥空留法語入室教子皆弘我經安公如月遠公如星恭恭秩秩釋氏儀形影塔亭亭長在寒樹天上花落人間暮猶飄苦雪與我為喻

虎丘西寺經藏碑

顧況

闔閭之葬海浦一作疑也水銀為溟渤黃金為鳧鴈精氣為白虎是名虎立東晉王珣王珉捨山造寺生公忍死待西國經來之所也山中塔廟叔父有功叔諱七學字惟舊容相端靜神龍初

八歲剃度萬言一覽覺際天人嘗以唵部一作部林萬法之母法

從教起乃讀外書小餘大餘以為證據維靡所謂通達善道法

華所謂通達大智况受經於叔父根鈍智短曾不得乎少分一作

多至得三年示終本寺付囑門人澹交曰此山法事莫不圓對

而經藏猶闕澹交僧瑤俗姓何廬江次宗其胄奉佛不敢廢師

之命目至德正真元龍在茂寅紹畢建方瞿曇教迹不捨有未

不一作示住無表無般若用中擅攝其六項攝其六一作四譬如無

根安得有華故覺花長者得定光如來授記鹿仙長者得釋迦

如來授記寶手菩薩空王如來授記皆因造藏而得作佛從虛

空藏流出一切藏一切藏流出四大藏四大藏一億大藏四億

小藏圍繞湧出壯如蓮花灌於四藏流出一貳藏從十二藏分

為三藏一聲聞藏二菩薩藏三真如性海藏海水可量虛空不

可量虛空可量菩薩摩訶薩成就衆生變化隨感不可量菩薩

摩訶薩修行地位有分劑故故可量諸佛真如性海無分劑故

故不可量攘於三藏流出八萬四千藏修多羅藏摩訶藏為上

首於是法藏寶藏甚深微密藏妙花光雲等藏無盡在色究

竟天衆生衆生福薄不得瞻睹謨呼羅摩海醯手羅大自在神

天樹雲音日輪速疾報金剛神淨光光香雲最上光嚴身衆身

清淨華髻旃檀樹光足行神雷音幢相雨花妙眼道場神淨花

普照無等光燄主空神永斷迷惑普遊淨空主方神示現宮殿

樂勝莊嚴主晝神普得淨光諸根常喜平等護音寂靜海音主

夜神其摩竭提國有金剛藏中有摩尼瑤王變現自在兩無盡

瑤嚴好花是諸菩薩演說如來廣大境界慈目瑤髻發生喜樂

可愛樂正念天王十方海中一切瑤王吐雲彌覆流出教剛其

佛號法水覺空如來嚴持器杖夜叉王力壞高山夜叉王毘樓
博叉燄口海光龍王等甚可怖畏鳩槃荼主美目端嚴鳩槃荼
王日光天子月光天子星宿王天子威德光明天各各恒沙恒
沙眷屬相與掌護其南海楞伽山下娑竭羅龍宮其光明藏大
地劫盡方等諸納於龍宮其膳部州大藏六萬卷中六千卷小
藏四千卷大悉地有空有不空廣略平等譬如萬法出一塵中
千輪百疏又於一塵流出一有字如帝釋宮殿因陀羅網一珠映
八千億珠法界義中法身法性百佛世界細一毛端析一毛端
或微塵數世界一世界法身演無量百千萬億諸佛法藏是
身為陀羅尼藏湧發海藏衆法瑤藏舍棄敷藏花頂衆藏密耶
護藏言頓頭也此皆奢摩他毘鉢舍那定惠之力觀見如是等
藏藏依識攝有一舍一作藏理發法於此而形於藏內外俱

即不其然乎斯文淳一作純一敢戲論光佛相好贊佛功德從
佛知見中來頌曰雪一作靈山紺宮等虛空耶叔父付囑澹交續
耶妙花光雲雲香普薰耶娑竭所措摩醯護耶唱刺呼嚧歸命
護耶

蘇州乾元寺碑

前人

五蘊十二入十八界此上科三能包萬法因緣生為有無自性
為空有融一則一作即中道義雖石般渡海蛟背負山不為希有
事僧法絢與和合衆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晉高士戴逵子顛之
宅也軋初節度使鄭旻之奏立觀察使李涵李道昌皆有力大
臣求無上道以心無所願無邊受者實得施者實與雖空不敗
有為滅無為無滅無為有為之體有為無為之用無生無滅無
相無名無相法無信語說法以無言語說故有相大乘有觀法

門無相大乘無觀法門於有所得有相大乘義於法無所得無
相大乘義所得無得所二俱真一乘之義也為妙音果譬如種
子依地而生又如大地能荷群有虛空之體大於天地天地有
盡空無盡如來之體於大虛空光明虛覺圖寂萬德故於無住
本建乎諸法不動真際恒沙煩惱莫不斷除魚吞鉤虎落穿蛾
佛火此衆生自取其毒道本平坦樹本清涼佛在摩竭提國成
等正覺諸弟子栖平茂林籍彼祥草厥後因時設教猶着弊衣
行次乞食及往叨利首摩耶夫人擾田王鑄金刻木始用膠漆
沉布佛有像自此始也與佛在時功德無異於是給孤長者造
祇洹精舍末由底迦造龍宮精舍竺軋法蘭造洛陽白馬寺佛
圖澄造鄴中九百七十三寺釋道安造襄陽一十五寺遠法師
造廬山東林西林寺度法師造攝山栖霞寺杯渡法師造南陵

隱靜寺傳大士造東陽雙林寺思大師造衡陽南岳寺智者大
師造天台國清玉泉寺三十五寺略也涅槃無前無後般若不
新舊法珣上不重舊德下不輕新學一作法珣上人重門人清
璞請况於經藏中抄佛心訖疑永示無極文曰

倬哉迷廬宏亘大千百億日月藕系貫穿蚊背負之飛登梵天
塵勞為海般若為般截生死流是日希有大哉乾元寶則不朽
和衆雲臻珣為稱首佛告善未寶坊崇哉法雨洒埃慈雲徘徊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三

登士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天親應佛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其華嚴則不然諸佛同身流入毘盧遮那智藏之海人有血脉地有涖闡滄島之脅有白沙之墟焉天塹在南屬岡在北敦彼廣斥勾攘五材播刺元精猛虎躡路騰蛇跋水氣母素形火爐胚物之意惣持相土白牛攔河灘畔堪造漫吒羅非人乃秩天寶末長安僧絢避虜東土畫為像宮以配梵帝皇猷允塞量福爰集善來若干商主若干與其眷屬爭欲奮迅癡受雲構版挿定中正赫微絢之功人其舍諸於戲苦稅其薄人猶告困夫絢不柄刑賞不驅其人蓋以天子孝理昭明並受其祐霜露休惕蓼莪罔極申以上報謏儒經之闕聞此名教君子肝膈而塗地者也不然其孰能於此乎所作既成推山幹坎金翅吞龍之勢徹乎上王旁礪乎夜摩膏開掌坦綦布箭直廓乎其宗一作素之哉洎夫澱師陶車匿乾陟方

等百一嚴身之具華儉適中滿而不缺三草二木俱霑一雨昔

北山之翁天帝命操蛇之神以遂其志是知慈善根一作振力軍

吒宵素口唵一作奄火背警電春雷張耀威恒保寧刹土異見底

迦一特生晦一作悔魔軍一作兵法將不可以較乎勝負吹螺擊鼓

歌俱讚歎旋知之衆莫不圓通信夫蜀賦停酸脩羅竄迹菩薩

鏡生死海為大涅槃大法現前了無慶曠九有作有證名有相

大乘無作無證名無相不大乘體相既融一真味也涉人無閱

因中說果果中說因此文殊道引之智殺羊有角能願金剛不

破如如之相我不觀照權實皆如如從心上變起離心無物離

物無心固一作目物固迷盧不動有若靈辨禪師者大照大師之

上照足如優曇花網首良制利見如蒼葡萄花絢上人者根器清

淨如物物頭花芬多利花聿未求我分別三諦不有歐和之智

悉地之德焉難乎決澤然則嗚隨喃散施有之情義磁石攝鐵
 不攝鴻毛相應故作針則沉作鉢則浮隨緣故獸齧堅骨魚食
 碎砂砂骨游一作鋪託胎弗也明佛性故其夫有不染塵空不
 斷相非空有故若有去來若無去來若無去來故若有方所若無
 方所若不方所故佛與衆生數無增減故補伽羅由來則佛前
 後同名同號乃至不同一一微塵之數佛各坐蓮臺展背指塵
 皆當此說且修多羅藏八萬在婆竭羅龍王宮中以龍樹之聰
 利受不盡海惠盡焉此一無曾不得夫少分一作或以其言河漢
 詎知我生一一生陰陽也不測之外更有神速之如此乎是以
 聖人神道設大哉神乎若在其上若在其下羣玉藏書之府比
 夫現童春秋叙二百餘年方彼曠劫百千萬億那由他數其略
 也法從數起從一刹那至一洛刹從一洛刹至一俱胝從一俱

胝至一僧祇從一僧祇至一高出從一高出至不可轉無邊無

尋無缺一作無極重重一本再疊成住壞空空不相凌滅其相

去也不亦遼乎假使生肇融眷伊臯稷契共佐唐虞我知不相

若也老聃曰笠乾國有古先生西過流沙尋師之旨孔子對商

太宰曰三五非聖西方之人蕩蕩焉無得而稱又曰聖人丘不

得而見之矣日月無燭無不燭聖人無見無不見般若無知而

無不知周紀有之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張械經世紀天地震動

江河泛溢王門大史蘇由此何祥也對曰聖人生於西方穆王

三十三年壬申是歲紀年作壬字傳灯銀作五十二年壬申今又作三十三年未知孰是天地震動江河泛

溢王問太史扈多此何祥也對曰聖人滅於西方示有生滅實

無生滅向使無生之法格乎戰國戰國得之秦不坑儒趙不坑

卒小國事大國大國不征小國含哺鼓腹無為之法化也雖有

大夢然後大覺塵勞性空有一作空有常寂分改遷易無非法身而
大雄法寶五迦葉不得當乎付囑必也當乎不論前後此瞿曇
所以贊佛沙也文曰

佛日之曙兮照乎東方大雄說法兮海印發光獨立三界兮橫
吞八荒江沙漫漫兮厭其陽撼谷幹波兮氣盤中央

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碑

獨孤及

公諱雲一宿姓吳陵人也

集作神

清氣和方寸地靈

一作虛

與自然

妙有

集作太初元精

合其純粹聞思脩

一作循非

惠介然生知九歲出家十三

斷髮

集作善

嚴持律藏將紹法寶示入

一作人

文學以誇

作是

世知初

不詳

集作計

身中有我我中有身德克報圓斷相滅寶應元年冬

十月十六日終于杭州龍興寺春秋三十有六臨滅顧命以香
木荼毘為送終之節門弟子虔奉遺旨粵以是月某日焚身於

某山起塔於某原從拘尸城之制也右補闕趙郡李紆殿中侍

御史頓丘李湯嘗以文字言語遊公廟廡至是相與錄遺懿以

詒塵劫謂公貞靜直方淵遠弘大而密識洞鑿天倪義機注不

滿酌不竭冲如也自受生至出家貪患不入念衰樂不見色自

知道至於返真雙鳥不踐居士之門六根不染欲界之塵學無

常師悟不以漸內以了因證心果外以惠用接物與止水空谷

同其應和而法師不住天機無方精義玄言或形於章句騷雅

之遺韻陶謝之闕文公能綴之其終篇必以了義博約和者量

其根之上下而投以法味飽其風者亦虛而末實而歸或以足

言言必緣情一緣則萬緣作而諸相見無乃不可乎曰佛法自

利他不繫於權實將善誘之心泊和之固曰示入同波可也公

又嘗謂無生正謂實相宗本二乘所或談者莫究於是著法性

談以辨之而迦葉後問惠遠粵旨驕焉疑斷渙若水釋議者是
以為向使大啓壽量務弘道則法王度聞非執寄嗚呼生不極
其涯道不竟其源豈應物之源緣住世之數止於是乎為世諦
之始終報身之去來非思議所及乎清塵緬然季者安仰若涉
大水而無舟航儒生強名以志陳跡集從自知道起至陳跡一
六根不染欲界之塵雙履不跡居士之門公之嚴持也初公之
先世為富家既削法萬金之產悉以讓諸孤昆季所取者獨納
衣錫杖及身而三捨七界五地初會舍於會稽之南其所底
止必擇山間樹下無塵埃之垢靜相共對佳境以頌經第一
寺焉共祥宗之達者釋餘杭宜豐寺隣青山對佳境以頌經第一
義諦之旨既辨惑徒居餘杭宜豐寺隣青山對佳境以頌經第一
石為梵宇竹風月露為杖室超然獨往與法印俱自是師資兩
忘空色皆遣報風偃山而正智不動與飛動潘院之遺韻江
是禪法之情隙輒賦詩歌事思入無間與舍飛動潘院之遺韻江
每禪誦之公能綴之蓋將聽合道士潘廣陵曹其波流然後
循善誘指以公能綴之蓋將聽合道士潘廣陵曹其波流然後
穎州黃南極中再陽張頤南史清河趙群李栢與微塵外之支謙
安穎州黃南極中再陽張頤南史清河趙群李栢與微塵外之支謙

其銘曰

味道即詠詠欲使終篇必傳之以聞約之以脩量其根之上而下而
之使法捨法無我俱入不流公示教之攘門也內張大機外
與物接捨法無我俱入不流公示教之攘門也內張大機外
柔之使自微其所以然則不得其靈泉呀然而湧噴金沙之溜
寶而歸初無志疑泉公之戾止有靈泉呀然而湧噴金沙之溜
于禪庭右左提之彌刺之無窮公精至感物也嗚呼日發天之
壽量俾之劫住世聖道以極其涯道不竟其源豈前已就手
嗟昊穹奪我善之使生不極其涯道不竟其源豈前已就手
出將轉現他方乎為應化之始終法身之去來非思議所及呼
九今學徒戒歸步大永而無毫梁抽毫強名以志陳迹

茫茫集作生示五濁受習如債何以集作為師羅之戒卓爾上士於

馬懸解持佛密藏俾道勿壞集作空破魔結壞滅萬法懸解名離性

類脫諸有解視三界上德不器大言集作道無方遺言集作天縱之文

亦和其光發波蒙求集作重啓迪思量我皆令發集作亦作登直心道

場奈何法船今也則無適來豈時集作逆適去豈順施未及普天

乎集作不憇飛鳥無跡法雷罷震福庭空虛來者曷問言之糟
怕留為秘印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獨孤及

案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也出見於周隋間傳教於惠
可大師摠衣於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以集作
瘡疾法無我所故居不擇地以衆生故病為病故所至必說法
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不在中間故必集作言不以字其教大
畧以寂照妙用攝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
心及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亦無得無證然後謂之
解脫禪師門率是道也上膺付囑不極昏疑大雲垂陰國土皆
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不集
無去也既而以架梁與法去付悟者道存形謝遺骨此山今二

百歲矣皇帝後五年歲次庚戌及部符是州遺居周覽陳跡明
徵故事其茶毗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戎中別駕前河南少尹趙
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東薛公衡道唐相
國刑部尚書贈大尉河南房公瑄繼論譔之而遵弘道之典易
名之禮則朝庭廷方集無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
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
禪衆寺大律師釋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為請會是歲嵩岳大比
兵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纂我
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用命號之不從懼象法
之本根墜於地也願申集作無邊衆生之弘誓以攄集作罔極
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七年夏四月上沛然
降興癘繼絕之紹用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

灑掃供養天書錫命暉煥崖谷衆庶踊躍謂大乘中興是日大
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南隅紀正集作法興廢之所以然及以
為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施及梁武言
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
交相喪至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疑而未思惠可大
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禪師三葉其風掃廣真如法味日
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我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
微言始粲然行於世間決於人心當時聞集作道於禪師者其
淺者知有為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之照物朝
為凡夫多為聖賢双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教傳弘
忍忍公傳惠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無聞焉秀公傳普
寂寂公之門徒萬井堂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日弘正正公

之廊之廡龍象又倍或化嵩洛或之荆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
也與六籍侔盛焉嗚呼微禪師吾其二盛矣後代何述焉庸詎
知禪師之下生不為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手亦猶堯舜
既往周公制礼仲尼既沒集作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
慶之流集作可得而祖焉夫以聖賢所振為木鐸其揆一也諸
公以為司馬子長夫子世間謝臨川操惠遠法師碑銘集作今
將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集作正
在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及當集作味禪師之道
也久故不讓其銘曰
人之靜也性與生皆植集作性莫匪宿匪知誘於外率集作為妄識
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涯駭貪怒為刃為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
如來憫之為闢度門即妄了真以正覺源啓迪心印貽我後後

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劫迭付微言付心摩訶迦以佛所
子比立凡凡二十五世自遠摩大師至禪師如如禪師膺期弘
宣世溷法滅獨以集作道全後周武帝下師隨可大師隱道童
蒙未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無說焉如
如禪師道既弃世將三十紀廟經乃屈皇明昭貴億兆膜拜凡
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初禪師謂信公曰汝何
誰解汝曰不見縛者不見解者然則何求信公於是言下證解
脫知見遂頂札請益是日禪師授以祖師所傳袈裟
萬有千歲此法不壞

栖霞寺故大德玳一作玳律師碑劉軻

世說域中四名刹栖霞其一以其高增世出自齊梁間大小即
至大師聲問相襲故江左重呼其名謂栖霞大師為大師講曇
玳俗王氏晉瑯琊文憲公後自永嘉南遷為句曲人王父師處

會嵇首處生智高尚不仕州里號處士生大師自孩抱絕不為
兒弄塵能言標穎聰拔群言秘旨迎耳心子及長不茹葷血乃
曰天其或者將條吾器耶既落髮於金陵希瑜一作律師受戒
於過海鑿真大師後與友人高陵思律師追遠求之游乃偕隱
匡廬之東林雖欲遺名而名已高矣於是奔走吳楚青徐之學
者始吾臘講律於豫章龍興環座捧帙者麻葉明年登明寺壇
至德三載勅隸於明寺後累莅事于甘露壇端肅儼恪儀形梵
衆大曆初乃歸栖霞其莅壇傳戒一十五會講訓經律三十七
座州牧一有蘭蕭公高其人謂標望風度詎獨鄴衛松柏耶乃
命為僧正紀綱大振雖壹公帖四輩之望無以尚也十四忽昌
言於衆曰吾以律從事自謂無媿於篇聚矣然猶未去声問之
縛既而探曹溪牛頭之旨沉研覃思朗然內得乃名大丈夫了

心當如此建中元年禪坐空谷雖野馬飄鼓星辰凌歷云云自
被我何事為後瓦官寺其徒聚謀而請曰瓦官衆中之名利也
大師乃江左之碩人也捨是而不居吾屬安仰始出山居焉從
人欲也無幾何謂弟子志誠海相一作潮等曰吾休矣立井夢電
之喻必然爾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丁亥坐化于瓦官寺律
堂是月景申茶毗塔於新亭之後岡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一
門人臨壇者有若廬陵龍興寺明則廣陵定山寺道興鄉邑寺
行銓臨淮開元寺登觀九江寶稱寺智滿當州彭城寺惠興瓦
官寺靈津鶴林寺常靜天鄉寺日曜龍興寺惠登皆津梁後進
為世燈燭賢七十子而後知仲尼大聖睹西霞弟子得不謂師
氏名焉今寶稱領摩訶苾芻衆壇墜廬岳大江西南卓然首出
若商邦之後繼以掬多得不謂釋氏之推乎軻夙承寶稱之知

見命叙述且曰吾得子銘吾大師吾無恨矣文曰

有普世家地高瑯琊產栖霞兮宿殖有自許身佛氏為釋子兮

結決

一作夫

纏蓋惠及中淨

一作萍

誰何對兮璞琢金瑩潭澄月映

本清淨兮尸羅毗尼開遮止持作律臨師兮攝深匠高以遊以

遨鏗蒲牢兮梵行既立薪傳火襲光爇兮

一作皆續廬山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五

碑二十二

釋十二

杭州大覺禪師碑一首

胡州法華寺大光大師碑一首

東林寺經藏碑一首

杭州徑山寺大覺禪師碑銘并序

李喜甫

如來自滅度之後以心印相付屬凡二十八祖至菩提達摩紹興大教指授後學後之學者始以南北為二宗又自達摩三世傳法於信禪師信傳牛頭融禪師融傳鶴林馬素禪傳素於徑山山傳國天師二宗之外又別門也於戲法不外未本同一性唯佛法與佛轉相證知其傳也無文字語言以為說其入也無門皆徑術以為漸悟如夢得覺本自心誰其語一作之國一大師其人矣大師諱法欽俗姓朱氏吳都一作崑山人也身常六

尺色像第一修眸蓮敷方口如丹巖焉若峻山清孤泊焉若大海風上故揖道德之器者識天人之師焉春秋二十有八將就賓貢途經丹陽雅聞鶴林馬素之名往申欵謁還得超然自詣如未密印一念盡傳王子妙力他人莫識即日剃落是真出家因問以所從素公曰逢徑則止隨汝心也他日遊方至餘杭西山問於樵人曰此天目山之上徑大師感鶴林逢徑之言知雪山成道之所於是蔭松籍草不立茅茨無非道場於此宴坐之久邦人有構室者大師亦因而安處心不住於三界名自聞於十方華學徒耒者成市矣天寶二祀受具戒於龍泉法崙和尚雖不現身意亦不捨外儀於我性中無非自在大歷初太宗睿武皇帝高其名而徵之授以肩輿迎於內殿既而幡幢設以龍像圍繞萬乘有順風之請兆民渴灑露之仁問我所行終無

少法尋制於章敬寺安置自王公逮於士庶其詣者日有千人司徒揚公縮情遊道拒行出人表大師一見於衆二三日之過此默然吾無示說揚公一退而嘆曰此方外高士也固當順之不宜霸致尋求歸山詔允其請目賜策曰國一大師仍以所居為徑山寺焉初大師宴居山林人罕接禮及召赴京邑途徑郡國警優若曇一現師子聲聞晞光赴響者轂擊肩摩役衣布金者立累陵聚大師隨而檀施皆散之建中初自徑山徒居於龍興寺餘抗者為東吳藩濱越西境馳軺軒者數道通濱驛者萬里故中朝銜命之士於是往覆外國占風之侶盡此一作奔走不見門闕恥如瘖聾而大師意絕將迎禮無差別我心既等法亦同如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十二月二十八日夜無疾順化報齡七十九僧臘五十先是一日誡門人令設六齋其徒有未悟

者以日暮恐不克集事大師曰若過明日則無所及既而善緣
普會珍供豐盈大師意若醉訣體無患苦建中宵跣跣示戒本
郡太守王公類即時表聞上為欽款以大師玄慈默昭負荷衆
生賜謚曰大覺禪師海內伏膺於道者靡不承問叩心懃懃號
慕明年二月八日奉全身於院庭之內遵遺命也建塔安神申
門人之志也嗚呼為人尊師凡將五紀居唯一床衣止一納冬
無續氈夏不締絡遠近擅施或一日累千金悉命歸於常住為
十方之奉未嘗悉受拖亦不施人雖外物去未而我心常寂自
象教之興數百年矣人之信道者方怖畏於罪垢愛見於莊嚴
其餘小慧則以生戒為心培靜為別捨道由徑傷飢自瘡至人
應化鑿其病故大師貞立迷妄除其蠢宜破一切相歸無餘道
乳素既去正味常存衆生妄除法亦如故嘗有設問於大師曰

今傳舍有二使郵吏為封一羊二使既聞一人救一人不救罪
福異之乎大師曰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脫惟大師性和言簡罕
所說說問者百千對無一二時證了義心依善根未度者道豈
遠人度應者吾無雜味日行空界盡欲昏癡珠現鏡中自然明
了或居多靈異或是符先覺至若飲毒不害遇疾不鑿玄鶴代
閻植柳為蓋者此昭昭於視聽者不可備紀於我法門皆為妄
見今不書一作尊上乘也弟子實相門人上首傳授秘藏導揚
真宗甚乎有若似夫子之言庚桑得老聃之道以吉甫連蹇當
代歸依釋流俾筌難名強著無跡其詞曰
水無動性風止動滅鏡非塵體塵去鏡澈衆生自性本同諸佛
求法妄纏坐禪心沒如耒滅後證無生大士密授真源湛明道
離言說法潤根莖師心是法無法修行我體本空空非實性既

除我相亦遺空病譬如乳素素去味正大士得之斯為究竟何
有涅槃遁去他方教無生滅道有行藏不見舟筏空流大江蒼
蒼暹山成之所至人應化萬物皆都報盡形滅人亡地古刻頌
豐碑永存一作閭戶

湖州法華寺大光大師碑

李紳

賢劫千佛生於後世法輪逆轉應現隨相或國王大臣宰官居
士降生有地不以色相故如來言以色見我音聲求我為行耶
道故不以金色瑞相蓮花化生降胎示報以潛靈聖上人姓唐
氏生於色之安吉母梅氏奇孕而夢協靈祥在娠而不如葷血
既生能言不為戲弄未甦之歲思求佛乘發念法華三月通貫
傳凡音於性稟精護念於神契經聲一發而頑鄙革心晝集夜
持而七部圓滿從容音響指顧閑雅雖捷口利辨者皆隨慕念

及登戒之歲僧儀首冠西遊長安祥氣達於函闕瑞相通於地
夢上人以持經為國詣闕請見肅宗皇帝召對禁中上拱而嘆
曰昔夢吾僧口念大乘五光隨發音音宛若協我嘉徵因錫名
大光以瑞唐姓肅宗元年誕之辰會齋于定國寺因錫上人墨
詔許以天下名寺持意往者往持令內臣趙思愷送于佛千寺
持經道場經日四七而吳音清亮常達一作聖聽上表異其事

令高力士以宜諭焉後居藍田精舍先期而寺僧夢天童來降
稱曰天光經聲達一作于峯頂師既宴坐自見神手從天而降

撫光之心師迺憶先達抱玉大師常志斯言今高其法音當有
神輔夕夢神僧乳見於心命光口飲自是功力顯暢神形不勞
尋山探幽偶墜窮谷龍泉莫測淪溺其間心靈了然無所惑因
以本經多寶塔為誠願持十萬遍恍然出泉若有神捧後詔往

資聖寺大師以慈親在吳未嘗慈力表乞歸養恩未許還猶繫
煩惱之念遂生無妄之疾策蹇強力將投于泉驢伏不前群鳥
拂頂心既時覺疾乃隨瘳昔如耒雙鵲巢頂而定惠堅明大師
群鳥摩首而煩疑解脫迺以寶軸如飾首戴法華于千佛寺行
道日夜事疑作命有詔許還既止烏程崇修寶塔日持法華偈
以成往願焉永泰元年浙西廉察使常元甫表大師為六郡別
駕道場將念之音大曆癸丑歲文忠公顏真卿領郡余先人主
邑烏程余先未暮歲乳病暴作而不啼不覽者七辰師至命乳
毋洗滌焚香乃即念法華至功德品遂起席而坐拱而開目師
飲而盃水遂命乳哺疾乃隨愈大師視而笑曰汝何願反之速
乎因以法師易余幼名已及成童之歲貞元中余甫弱冠再遊
雪上舟泊之次大師以貯于溪側而笑曰戲撫如見童焉余為

州將飲醉於館大師引宿於道場夜分將醒白光滿室即然如
晝都大師宴坐妙音方闡若開毫相經音既悉光亦隨歛余是
歲西邁辭大師于法筵撫予頂白爾得狂山之言我則無以為
諭行矣自愛去留有時空王教平等者護念大師以求真元年
十二月黑月既夕示戒于法華寺經之院獸號鳥墜山木驚振
異香颺馥二日不息是月告刺史顏防曰去矣人世無牽夢泡
大師熙和暢達無入而不自得焉隨機見教經行無闕維摩結
之儔也知機同如藏往察未默而不顯晉寶之公倫也經通梵
界瑞降天童靈佛一作相神光照融頭見曇上人之徒也大哉明
德慈悲護世通異相於王者示法輪之寶重昏外識於黎庶懼
相之迷妄是以居若長橋動如浮雲隨鷗自親入獸不亂一衲
四十歲無浣濯而誠香芬馥一鉢七十載滋禪悅而膚體溫然

余遭大師留注于世而不覩大師寂滅之日年逾耳順昏寄塵
勞無法舸以濟河悲火宅之迷室忝門徒者一作跡追畫梵宮
時予烏臺舊僚天官郎教君守郡吳興寄言刊石銘曰

多寶如來聞經踊塔伴泥闡教以弘正法受持三世以成賢劫
或降切利或生人天金相不顯真如默傳明燈繼燭水月分圓
示抱全疑德資于上賢體戒珠心惟法鏡懷寶不迷舍先不竟

疑希夷要妙法凝清淨發論開蒙蔽機匿聖瑞協皇夢功至天

童聲宣梵界響達宸聰降靈神手捧溺龍宮跡隱三昧心符六

通金粟分身普賢馳象譬喻言詞光明顯相仁滋一雨功歸無

量法性天高慈門海曠我昔嬰見迷蒙疾痼靡日沉魄近年師

駐梵音耳聽神光目覩白馬先鑣迷津莫折鼓音以息慈雲不

浮寶樹摧葉祥泉涸流稠林衆斧苦海沉舟色相歸空法身無

際莫測徃未誰分顯晦三表闡仁深乎宴歸諦

東林寺經藏碑

李肇

釋迦者流有十二部經由或作猶儒之詩書易禮樂春秋皆立言

垂教之本儒無文字則天下久已大壞三藏之說不行西方聖

人之教幾乎息矣若聲聞乘之四諦門緣覺乘之十二因緣門

菩薩乘之六波羅密門以至佛乘之一切種智生而知之則已

學而知之者向微一作非斯文是必憎然不自知一作其術也人主

擅萬乘之權富有四海至於生死報應之際常一作恒必瞿然有

生之徒奔走之不暇實由廝言之烜赫而致化一作比夫塔廟莊

嚴之為像教其用大矣佛有天龍大會未嘗不以契經為事佛

滅後大迦葉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傳焉西土以胡文記之

謂之梵書科斗文字之類也著於具葉謂之梵文殺青為簡之

類也後漢天竺人摩騰始至中國出其文四十二章翻為韻書其後稍稍不絕至晉沙門法護遍遊西國達言語之不通者究三十六書之體而還梵書之詰訓音意然後大備雖為道滋廣而難能亦甚蓋以事生合六之外教出五常之後時人無能知者小則誤於文句大則失其宗旨道安嘗嘆釋經有五失本三不易故信奉之代亦以名臣佐而成之自漢永平至唐開元祖述之士凡一百七十六人有桑門之重譯有居士之覃思有長老之辨論有才人之撰集校其經律論傳記文集刪改之惣五千四十八卷號為寶錄其中真觀法師玄奘之述一作作居多五分其數有其一其為該博首出前輩而立代精舍能者藏之方之蘭臺秘閣而不繫之官府也五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設書寫之肆惟王公達于衆庶靡不求之以至于徼福祐防患難嚴之

當室載之舟車此其所以浩汗於九流也廬山山岳之神秀而

東西麻為海內名利有惠遠道安一作生之遺風四百餘年鍾磬

之音不絕然而三藏經論闕而無補元和四年雲門僧靈澈

流竄而歸棲此山將去言於廉問武陽韋公公應曰一作是如響

往年公夫人蘭陵蕭氏終有釵梳一作梳非珮服之資而於荊州買

良田數頃收其租入以奉擅施至是取之增以清白之俸而經

營焉爰即洪州諸寺雜理其事珣函飾軸漬藥磨墨僧謀而吏

書一作暑往一作北是而寒就先命度地之宜以圖建置墨設規制

懸成剞劂一作疑乃結構而浮于江以至於東林施為殿堂用尊

秘藏得浮槎大德義形一作形為之主受之洒掃者七人以備

名山之闕而資學者公之素志爾初形公受具於廬山浮

槎寺嘗討大藏惡其部帙繁亂將理之不可遂發弘誓四十餘

夏果得至焉於是搜遠近之逸函墜卷目在辭亡者得之互文
合部者兼之斷品獨行者類之本同名異者存之以偽亂真標
之又病前賢編次不以注疏入藏非尊師之意并開元庚午之
後洎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之季年相繼新譯大凡七目四千九
百餘卷立為別藏著雜錄七卷以條貫之合開元崇福舊錄惣
一萬卷舉藏以志函函隨以命軸微塵句偈如在掌中然後金
口之說流於娑婆者盡在於茲山也五年帝公薨七年博陵崔
公以仁和政成憫默舊漬由是東林以遺公得請篆刻之盛其
成公家故府從事李筆為之文曰

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承之布西域焉毗尼之用其法翼翼
優波受之垂作則焉阿曇之文演暢宗極必為龍象甚奇特焉
三者之藏傾如轡墨王公大人為之飾焉韋公之續崔公之德

及茲寶藏何窮劣焉崇崇形一作公合發願力傳之歷劫千百
億方鑪峯之北靈壇之側系之伽陀金石刻焉

一作背續廬山記

文苑英華第八百六十五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六
釋十七
故章敬寺百巖大師碑一首
南嶽彌陀寺承遠和尚碑一首
西京興善寺傳法堂碑一首
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泓和尚石塔碑一首
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溪公塔碑一首
故章敬寺百巖大師碑
禪宗師作老老百巖大師之師曰大寂禪師傳佛與心法始自
達摩集本作至集本磨至於惠能之集本化行於南流服于天下大抵以
五蘊九識十八界皆空猶鏡之明也雖萬像畢呈而光性無累
心之虛也雖三際不住而覺觀湛然得於此者即凡成聖不然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六

釋十七

故章敬寺百巖大師碑一首

南嶽彌陀寺承遠和尚碑一首

西京興善寺傳法堂碑一首

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泓和尚石塔碑一首

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溪公塔碑一首

故章敬寺百巖大師碑

禪宗師作老老百巖大師之師曰大寂禪師傳佛與心法始自

達摩集本作至集本磨至於惠能之集本化行於南流服于天下大抵以

五蘊九識十八界皆空猶鏡之明也雖萬像畢呈而光性無累

心之虛也雖三際不住而覺觀湛然得於此者即凡成聖不然

則一塵瞥起六入膠固循還回復於死生之中風濤火輪迷妄
 不息授受昭合大師得之一言宗通深入無礙時諱懷暉姓謝
 氏東晉流寓今為泉州人孤提秀發博究書術一旦慨然曰我
 之祖先今安在耶四支百體視聽動用孰使之然耶漼然雨泣
 改文粹服緇褐志在楞伽行在曹溪得圓明清淨之本去妄想
 因緣之習百八一本作八百句義照其身心心離文字化無方所於是
 抵清涼不函都登租來入太行所至之邦被蒙法味止於集作
 太行百巖寺門人因以百巖為號焉元和三年有詔徵至京師
 宴坐于章敬寺每歲召入麟德殿講論後以疾固辭十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恬然示滅其年六十其夏三十五弟子智即志操
 等以明年正月起塔于灞陵原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入法界
 者不可勝書著法眼師資傳一編自鷄足山大迦葉而下至六

祖二字集能秀論次詳實或問心要者答曰心本清淨而無境者

也非遺境以會心非去垢以取淨神妙獨立不與物俱能悟斯

者不為習氣幻蘊之所累也故薦紳先生知道入理者多游焉

嘗試言之以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以大易之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則方抱衾衣其極致一也響使師與孔聖同時

其顏生閔損之列數釋尊在代其代慧網明之倫數至若從師

受具之次第宰臣大官一本作宰之尊信誕生入滅之感異今皆

不書德輿三十年前嘗聞道於大寂聿來京下時欵師言頃因

哀傷以獲悟入則知煩惱不遠不粹菩提雖聚歎於此生期會

歸於彼岸銘曰

西方之教南宗之妙與日並照百巖得之為代尊師類若琉璃
 結火燔性愛流溺正癡宜奔命即佛即色即空師之通考無未

無去文粹作無無縛無解師之化兮揭茲靈塔丹素周匝示塵劫兮

南嶽彌陀寺承遠和尚碑集作南嶽大師 遠公塔銘記 呂温

原夫法起於無色生於妄求離於色者未得皆空徇念於無者

斯為有著也集無也字是以至人心無所念念無所求初未動而誰

安本不然而何滅然而利根難植頓詣罕聞不有舟梁孰泓濟

度匪因陛級莫踐堂塗必在極力以持其善心專念以奪其浮

想不以身率誰集作孰為教先誰能集作其弘之則南嶽大師其人

也師諱承遠漢州綿竹縣謝氏之子積修妙性宿啓宜因乘報

現身應其弘道自天鍾美因地稟靈七尺全驅峨岷與瞻敬之

狀九漏懸解江漢資清淨之源殊相夙成隱照潛發年甫志學

始遊鄉校驚禮樂之陷窅覺詩書之在枯忽忽不樂未知所逃

俄有信士以尊勝真言質疑於學怡然聳聽宛若前聞識契心

宜神動意往遂涕訣集作决慈顧行狗幽緣初事蜀郡唐集作康禪

師禪師學於資州詵公詵公得於東山弘忍堅林不盡秘鍵相

傳師乃委質僮役服勤星歲旁窺奧旨密悟貞秉既壯遊方公

峽東下開元二十三年至荊州王泉寺寺謁蘭若真和尚荆蠻

所奉龍象斯存歷劫方契其幽求一言懸會於靈集作虛受爰從

剝毀始備錙錫昂然古貌森映高集作喬松真公南指衡山俾分

法派越洞庭浮湘沅集作沅息于天柱之陽從通相先師受聲聞

具戒三乘之經教四分之紀律八正之倫要六度之根源莫不

更贊神機遽歸心術聞京師有慈愍集作敏三歲出在廣州乃不

遠重阻星言覲謁學如不足求所未盡一通心在照兩捨言筌

敏公曰如未付受吾徒用弘極救超然獨善起曰能仁俾依無

量壽經而修念佛三昧樹功德集作慈劫以濟羣生由是頓息諸

緣專歸一念天寶初歲還於舊山山之西南別立精舍號彌陀
臺焉雜草編茅僅庇經像居靡童侍室無斗儲一食不遇則茹
草而過弊納莫完集作而歲寒集作自若奉持贊歎苦劇精至
恒於真際靜見大身花座踴於意田寶月懸於眼界永泰中集作
有高僧法照者越自東吳求集作於廬阜尊集作遠公教跡結
西方道場入觀積旬至相傍達見稱陀座下有老比丘焉啓問
何人答曰南嶽承遠願生吾土勝緣既結真影未見照分退而
驚慕徑涉衡峯一披雲外集作之塵宛契定中之見因緣昭晰
悲喜流涕遂執摠衣之敬願承入室之顧大師德因感著道以
證光遠近聆風歸依載路於是大建法予以從人欲輪奐雲起
丹刻化成走擅信集作於十方盡壯嚴於五會香花交散鍾梵
宣火宅之煙焰皆戲慾海之波瀾自定加以寶裝秘偈建幢于

臺前玉篆真文揭碑於露左施隨求之印以廣銷業造輪轉之
藏以大備教典勸念則編集作勝於崖谷勵學則躬述於縑緗
其欲人如身慈惠懇至皆此類也大師峯栖不下六十餘年苦
節真修老而彌篤夙開戶牖久啓津途法界之尊重在焉天人
集作天之瞻仰如是常陋處方丈志行平等食無重味寒不蕪衣
王公之珍服盈箱毗庶之金錢布地莫不迴修佛事瞻養孤疾
凡集作言施者以是報之期願將及至集作力無替中鍾食會
到必先衆夕罄虔念居恒達晨其克己練集作心慎終如始皆
此類也大曆莫門人法照辭謁五臺北轅有聲承詔入觀壇場
內殿領袖京邑託法雲之遠蔭自感初因分慧日之餘光寧忘
本照奏陳師德乞降皇恩由是道場有般若集作之號真元歲
某獲分朝寄廉問湘中近煦得輝獲集作探衆妙况靈嶽直午

先皇本命宜有上士斯言護持表求興崇詔允誠願臺雖舊號其命惟新寺由是有彌陀之額度僧二七會供千人中貴尋香守臣視饌瑤圖花捧寶字煙開寵降九天輝映三界師亦建不壞之塔以君親修無邊之功以福邦國梵行之能事畢矣法門之榮觀備矣貞元十八年孟秋季望顧命弟子申明教界掃室跌座恬然化滅報齡九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五先是忽告門人曰國土空曠各宜勉力數月而災火焚寺周歲而告師解形此蓋寶去山枯龍移水涸空曠之旨乃明前知法衆崩慟若壞梁木邦人號赴如失舟船以其年九月七日遷神于寺之南岡即安靈塔教也前後受法弟子百集作千有餘人而全得戒珠密傳心印者蓋亦無幾比丘惠詮知明道偵超然等皆奧室之秀者以瞻奉將遠經行坐蕪求懷於集作宗是極見託碑紀移有道於物

外真無愧詞比遺愛於人間誠富隨淚銘曰

浩浩隋集作清塵茫茫逝川大雄作矣救物為先能明大教非思

有緣集作明非有照慈亦無緣不宰功立妄機智全誰其弘之南嶽命代習

識虛受應身圖對理則歸空教惟不昧末搖本靜行苦神泰雲

跡一滅天星六周熱惱就濯童蒙未求攝以專念驅之力修有

法有戶誰能不由甘露晨晞香雲夕卷彼崖方濟慈舟忽遠鑪

煙如在塔樹勿剪刊勒集作爰刊豐碑永想正眼

西京興善寺傳法堂碑

王城離域有佛寺號興善寺之坎地有僧舍名傳法堂先是大徹禪師宴居于是寺說法于是堂因名焉有問師之名跡曰號惟寬姓祝氏衢信州安人祖曰安父曰皎生十三歲出家二十四歲具戒僧臘三十九報年六十三終興善寺塋灞陵西源詔

謚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真之塔云有問師之授曰釋迦如來欲
涅槃特以正法密印付摩訶迦葉其下二字集作傳十二葉傳

至師子比丘又集作反二十四葉傳至佛馱先那先那傳圖覺達

摩達摩傳大弘可可傳鏡智聚傳大醫信信傳大集作圓滿忍忍

傳大鑒能是為六祖能傳南岳讓讓傳洪州道一一謚曰寂寂

即師之師貫而次之其傳授可知矣有問師之道屬曰自四祖

以降雖嗣正法有家嫡而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

即師與西堂巖其泉賢勒潭海百嚴暉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

章敬澄若從父兄弟迺山欽若從祖兄弟鶴林素花集作華嚴寂

若伯叔然當山忠東京會若伯叔祖嵩山秀牛頭融若僧伯叔

祖推而序之其道屬可知矣有問師之化緣曰師為童男時見

殺生盡然不忍食退而發出家心遂求落髮於僧曇受尸羅於

僧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乘法於天台止觀成最乘道於大寂

道一貞元六十年始行化闔越問歲餘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

年馴猛虎於會稽作勝集作勝家道場八年與山神受八戒於鄱

陽作迴響集作響道場十三年感非人於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

為功德於衛國寺明年施無為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

章武皇帝召見於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

不空三藏池十二年二月晦大說法於是堂說訖就化其化緣

云爾有問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華三十年度白黑衆殆百

千萬億應疾受集作授藥安可以一說盡其心要乎然居易為贊

善大夫時嘗四詣師四問道第一問云既曰禪師何故說法師

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有

三其實一也如江湖河漢在在立名名雖不一水性如一集作無二

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赴分別第二問云既無分別
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無淨一切勿
起念弟三問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告之集無此曰如人
眼睛上一物不可住念二字集玉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弟四
問云無修無念又集作何異於凡夫耶師曰凡夫無名二乘執
著離此二病是名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妄勤即近執著忘
則集作落無名其心要云爾師之徒殆十餘者三十九人其入
室受遺集作者有義崇者圓鏡以先師嘗辱與子言知予嘗醒
翻蒼黥荀者有日矣師既沒後予出守南賓郡遠託撰述迨今
而成嗚呼斯文豈直起師教慰門弟子心哉抑且志吾受信默
二字然燈記記靈山會於將來世故其文不避繫銘曰
佛以一印付迦葉至師五十有九葉故師名師堂為傳法

撫州景靈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前人

元和一十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逮冲契宗一至柔

誓音諸智則智明雲皐太一集本續廬等凡二十輩與白

墨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集作錢十

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疾二本不果二

十年夏作石墳成復未讀會有疾不果十三年冬二本作石塔

成又未請始從之既而僧及二本山衆反聚落錢反寺府翌日

而明就明年而碑立其祠曰四字集我聞竺軋古先生出世法

法要有三日戒定惠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

者迭為用若次第言則定為惠因戒為定植則苗茂因樹而果

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握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

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密二本化四生不能捨律律

之明二本無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

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

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文知恭師川南城人童而有知

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力故生二十二

歲集作十五歲非立菩薩三字二本作從南嶽大圓大師具戒樂其所

由生故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願于本州景雲去修道應無

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我所從記作居于二字集洪州龍興寺說

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荆門法師集無齋暨

興東神湊建昌惠璉集作五長老交遊記作故匡山法真建昌

裕暨與果神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太師集作大真

鄉暨本道廡使楊居憑常君丹四君子交善提提振禁戒故構

四分律而徒集作善遠罪者無央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

誓衆生盟者二十年荷擔大士故前後登方等尸施羅者十有

八會救拔群生故婆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

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於東林精舍示滅有

所故是月丙寅歸于南崗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

自生至滅隨跡示教行止語嘿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返

諸已也厚故門人鄉人報集作如不及繇是藝松城林琢石為

塔塔有碑碑有銘曰

佛滅度後蒼蘊香衰醍醐味醜誰及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太師

景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

昔景雲來行道集作道行者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

者悲鑪峯之西虎丘溪之南石塔巍巍有記事者以真實辭書

於塔碑

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碑集本續廬山前人記作塔碣銘

如未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見性者興果律師姓成號神溪京

兆藍田人既出家具戒於南岳希操大師叅禪師於鍾陵大寂

大師志在前首楞嚴經行在四分毗尼藏其化典論以有餘力

通大曆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僧師中等得度詔配

江州興果寺從後僧望餘二本移隸東林寺即鴈門遠大師舊道

場有甘露壇白蓮池在焉師既居是嗣集作寺非興佛事元和十二

年九月七日遣記作感疾二十六日反真十月十九日遷全身于

寺西道北柎鴈門墳左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集有至乎哉

師本行也以精進心指二本不退輪以勇達力搥無畏鼓

故登壇進律鬱為法將者垂三十年領竭磨會十三化木集作

衆萬數儀範所攝惠用所誘貢二本貴高增一本增慢罔不降伏其

威重如自興果訖東林一孟齊一榻居依麻寢管如坐七寶

繇是名聞檀施未無虛月盡歸寺藏與大衆共之迨啓手足日

二本前無前長物其簡儉如是師心行禪身持律起居動息皆

有長節雖泛寒隆暑風雨黑夜捧一爐秉一燭行道札佛者四

十五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勤如是師既疾亟四大將懷

無戀着念無厭離相郡太守門弟子進醫饋藥者數四師領之

云報身非病焉用是為言訖跏趺座恬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門人

道達利誓集作辨元審元惣等封墳建塔思有以識之以先師

嘗辱與子游託為銘碣初予與師相遇如他生舊識以見訖

合不知其然及遷化特予又題一四句詩為別蓋欲會前心集

後緣也不能改作因取為銘銘曰

本結香火菩薩記作杜集作菩薩共嫌電泡煩惱身集作

煩惱身集作

不須戀戀任

集作

師去先請西方為

集作

主人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六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八百六十七

碑二十四

釋十八

曹溪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一首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一首

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一首

魏州開元寺瑠璃戒壇碑一首東林寺遠法師影堂碑一首

曹溪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一首

元和十二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鑿實

廣州牧馬惣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

異教一字之褒華夷也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

垂後遂咨於文雅令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

道琳率其徒由

集注

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

集作

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習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以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耶芻狗耶將人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耶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而謚始自蘄州集作東山之後弟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弟一言為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知蠢蠢難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負耒文釋作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

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去佛自遠群言積德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愛于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前人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有乘天上之隙以補其化釋王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坤乾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至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世衰而寢息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啓因業故劫濁而異尊自馬白東來而人之象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弘以確傳作實是其攝修味真實者

即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觀
福羅集作於苦者證業以銷冤革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

死生之際陰助教化惣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刑政
不及曲為調柔集作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

大群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為世導師焉禪師諱
乘廣其生容州性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為戲十三慕道遵懷

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
契真乘洪鍾蘊聲和至集作斯應陽燧舍焰晞之乃明始由見

性中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者衆生存頌漸
之見說三乘者如未開方便之間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由內

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為心經行不倦惣彼南嶽不聞佛經由
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

根集注者知歸建周月而帶縛者慚集作悟以月倍時瘖朦惘
開荒憬潛葦集作邑中長者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

堂四阿復集作引僧舍身心恒寂像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
益喻嶺之北涉湘而南仰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脩然

俱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跌坐而滅至于荼毘三百有六旬矣
瓜髮加長容澤差衰真子嗚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璣者數

十百集作馬於戲肖圓方之刑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
之位亦集作殊相似現靈集作亦猶鳳毛成子麟角生肉必有

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叔集作乃率其徒
圓寂道弘如亮如海等相與挾淚具投建塔于禪室之右端從

衆也初廣公姓生之辰歲在丁巳當玄宗之中元也生三十而
受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夕之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

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為塔以好集作神與

達銘以垂休皆憑象寄懷不可以闕一膠謂余為習余文者故

璽足千里以誠相攻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寔遠且日白月中

黑東川無還颺于金石傳信百劫彼隨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

專之敬酬斯言銘示真俗文曰示誠風乎九十七

如來說法遍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為禪至道不二至言無辨

心法東行群迷不變七葉無嗣四魔潛扇佛衣生塵佛法無線

吾師竟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珠一室寥夔集作然高山

之隅者法未百千人俱稟民唯唯戶有犀渠攝以方便家藏佛

書願力既普度門斯盛合為一乘散為萬行即動求靜故能常

足絕緣離覺乃得究竟死即我休集作非我樂生非我病現滅

者身常圓者性本無言說付囑其誰等空無尋後覺得之像閱

靈集作虛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南七宗與香

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中前入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泊於榮枯集本作榮利

莫若於榮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武力集無

攝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剽而輕制輕

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為莊嚴國必有達者

與山北嵩南北律門以律公為上首律之後雲峯證公承之證

公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為正法

焉公號智儼曹氏子世為抑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成童

在侶獨不嗜戲其夙植因厚者歟生九年樂為僧父不能奪其

志抱經笥入岫嶺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受具聞經傳印皆當時

大長老我入明門不住諸乘我得集作行覺路逢入智地屋集作居

室方丈名聞大千護法大臣多所賓禮嗣曹王臯之鎮湖南請
為人師自是登壇莅事三十有八載有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
持寶衣鮮瓔珞為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
以有為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
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湯沐剃頭頂與門人告別既既集
既即寂而現視集身與色無有懷相嗚呼豈生能全吾真故死
不速朽將有願力耶余不得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二塋
於寺東北隅傳律弟子中選道準傳經弟子圓皎真璨與徒圓
靜文外惠榮明索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先且遠故咨余乞辭乃
作長句偈以偈集銘之曰集不可止中有毘尼出塵士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天有道集非集不可止中有毘尼出塵士
集準作以律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祀南方學徒宗奧旨幼

無童心至覲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逾集幾集五里陶侃
集佩集同故居室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于嗟律席集虎集之名芳與
湘流而不已

魏州開元寺瑠璃戒壇碑

李輔

正覺出乎道而道以支分或得其儒或得其儒曰仁佛亦曰仁
儒曰義佛亦曰義而佛之云戒義者禁人為非者也且是得其
宜故將祭將征必設壇為埤以重宗戒者豈亦禁人為非者耶
將事亦壇亦場以傚其限原莖者何來自前教祇園之初位序
以立其徒徒一無不之流我中原偷者既蹈而迷者不知其所界
以其衆視而歸達者存存而不息其徒亦無不利我僕射廬江
河公在藩之達者也功名既有四履來安述職之餘岌然無事
此寺主僧會思法門之津梁也於寺殊構久以莊嚴去大和七

年四月十九日因公行寺白有琉璃法請公為地公曰然其用
安在會恩言釋徒無言而有住相住相之歸戒壇為本金剛以
不壞攸久琉璃取至淨為光持戒堅固洗心清明有如是也若
夫壇場之原乃與竭石而長存比立之初非法無以入善非趾
無以出俗出俗真此其趾也故崇登頌以頌攝威儀威儀既明
定惠斯了居凡匪造履達方遊在昔三聖有言後生傳法莫不
以為四生路廣入天業珠炎赫清涼所乘異境先迷後得無患
夫悔從帳帳而行聖人惻隱慈者用是興悲義者於焉外護外
護之仁非大君大臣不能以有施解極之理要道斯存伊釋命
微岡能弘緯公曰然定惠之深吾所未極惻隱之際儒釋何殊
且或武疑利用住成戒亦道一作人之理因令除地約界俾築
壇其心命曰莊嚴之度締構之工一以予之之度立工縣告公

乃技其真俸以成梓陶之具俾會恩錄之一歲而壇上下俱構
賁以琉璃腹之丹漆疊午文旁張軒達戶如龍之蟠如鳳之騫
燿縮撐廬觀者動一作然神冥其隅珠內其頂重級頌平大光
輝腴叙于東序擬議東方法生於東我願無已寺德又言前有
三門旁有二樓二樓三門可以加飾公曰然其亦琉璃之壇畢
會恩請事公遂奏置義壇以資法侶行然者不囊一錢居者不
銚毫髮樵蔬絲穀仰公私廩先治一作法一作一日有唐僧就筵後法
一日而唐僧遂口寺者以為祥感之應其然豈不然耶輔置業
於儒異門釋氏其間等級尚較故希有歎場之聲今此抽毫以
公有命具序釋氏來告之文非有準繩非多要蹟亦蓋之而已
在書有序在物有容事立功成宜論篆刻述者敢廢斯文銘曰
崇維祗園在藩之東爰立其壇有隆一作其壇有豐賁以瑤璃覆之

穹隆上高下厚中焉有融有融伊何鑒彼威儀寔繁茲構童童
耆耆在昔初法築之締之及今一作命大輅斷巖斯妙取天巧固
擬神保論是機祥永資壽考無此端本定惠不生無我明公追
琢木成郁茲介福肅彼緇英涉級東方永載厥名

東林寺遠法師影堂碑

并序

李演

天之高也星日垂其耀地之厚也山嶽鎮其維人資三才之靈
挺五行之秀粵有邁德宏域融神惠境焯迦維之絕照挹甘露
之玄津配名嶽而永崇晞扶桑而不息則慧一作慮遠法師其人
也法師鴈門樓煩賈氏釋道安之門人其英姿朗韻清行素節
詳諸舊碑及張氏傳固以杳映前秀鋪鑠令聞灰心土骸而神
機天發金口木舌而發音雷震無取無捨而律儀冰澈不生不
滅而禪性暉如抱德煬和而浩類洗心潛靈淵炤而遠方翹首

修不共法而常

一作恒

軫大悲薰般若智而富諸梵行故能誘納

衆善沙汰群疑萬流仰海而同歸一雨施物而咸潤可謂阿摩
勒果實從中生分陀利花性非外染矣自晉氏太元九年法師

始飛錫南領宅勝東林世更七代年垂四百流芳遺潤金鏘玉

振當一

一作摧

時之美虎溪為釋氏龍門挹千載之風在臯擬緝

紳闕里皇唐真元十有一祀江州刺史馮翊嚴公士良秉明德

以分符宣中和以述職上贊緝熙之化下臨擊攘之人以無為

政克用其民

一作以無為為政政克用又

巡繙外野指途中林敷枉禪闕式瞻

遺像喟然歎曰斯名也寒暑不能易其芳斯德也江梅無以臻

其極彼瑣行纖節高崇植楹廡正位居室噫尊美若茲而寓形

在壁俾珍儀掩醫清光不曜豈敦德允和之旨乎乃與寺之上

首熙怡律師圖之將構

一作建

勝宇見示實相律師允諸于懷果

協其素旌美樹善二謀同心悅徒觀工成匪之目繡霓翼其雲
聳粹容儼以景彰觀至道者存妙像手鏡中味微言者得玄珠
於意表豈止惠議攝一作攝英姿而雨汗仲堪仰素風而心醉哉
故非夫遠公之德不能譯聖文服秀民非夫嚴公之澈識不能
立清祀揚妙軌篆兮金兮石敬贊二美銘曰材茂封幹關左
粹靈純綸一作論是一作定惟至人含德摛曜升陽發春道光海域函
遊嶽濱六髦棄蔽八士辭巾緣徂物謝跡留事往百億神遊恒
沙化廣昭昭遐軌泠泠未響慧日凝暉白雲翹想曠哉明牧遠
味芳風思覲遺像求之刘墉爰構一作建棟宇式是道宗旌休垂
洪地久山崇一作皆續廬山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七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八

釋十九

杭州鹽官縣海昌院禪門大師塔碑一首

彭州九隴縣再建龍興寺碑一首

宣州新興寺碑銘一首

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一首

杭州鹽官縣海昌院禪門大師塔碑

粵若大師示滅之四月院主僧法昕筭諸門人授簡於簡求曰

若之師深索禪悅為本宗之門人前時未謁我師一言有得今

將以是月十七日謹護法器藏於靈龕紀徽烈於樂石者非子

而誰歟簡求於義無文字之解辭不得已乃粗舉其要以備焉

施諱齊安知者謂帝系之英高門之出先人因難播越故師生

協其素旌美樹善二謀同心悅徒觀工成匪之目繡冕翼其雲
聳粹容儼以景彰觀至道者存妙像手鏡中味微言者得玄珠
於意表豈止惠議攝一作攝英姿而雨汗仲堪仰素風而心醉哉
故非夫遠公之德不能譯聖文服秀民非夫嚴公之澈識不能
立清祀揚妙軌篆兮金兮石敬贊二美銘曰林遠封幹關大帥
粹靈純綸一作論是一作定惟至人含德摛曜升陽發春道光海域函
遯嶽濱六髦棄蔽八士辭巾緣徂物謝跡留事往百億神遊恒
沙化廣昭昭遐軌泠泠未響慧日凝暉白雲翹想曠哉明牧遠
味芳風思覲遺像求之刘墉爰構一作建棟宇式是道宗旌休垂
洪地久山崇一作皆續廬山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七
登仕郎胡柯大鄉貢進士彭一作彭叔夏一作叔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八

釋十九

杭州鹽官縣海昌院禪門大師塔碑一首

彭州九隴縣再建龍興寺碑一首

宣州新興寺碑銘一首

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一首

杭州鹽官縣海昌院禪門大師塔碑

粵若大師示滅之四月院主僧法昕筭諸門人授簡於簡求曰

若之師深索禪悅為本宗之門人前時未謁我師一言有得今

將以是月十七日謹護法器藏於靈龕紀徽烈於樂石者非子

而誰歟簡求於義無文字之解辭不得已乃粗舉其要以備焉

施諱齊安知者謂帝系之英高門之出先人因難播越故師生

于海汀郡馬深避世榮終必族氏尊其雅尚故亦不書再胎而
夢日兆祥既孕而神光下燭數歲有異僧款門召見摩其頂曰
鳳穴振儀龍宮藏寶紹隆之業其在斯乎及北亟請出家父母
呵止之師曰祿利之養止於親爾冥報之利不其遠耶珪組之
榮止於家爾濟拔之利不其廣耶父母感悅而順聽遂依於本
郡雲琮禪師雖勤勞謙默和光同塵而瑩月珠輝鷄鶴異態矣
當年受具乃詣南岳知嚴一作嚴律師外檢律儀內照實相非修
非證雅會真詮後聞南康之龔工山大寂大師隨化度人慈緣
幽感裹足振錫不日而至本師竒而悅之乃以辨惠暢其指歸
俾於剎那而登妙覺及大覺蛻去盡立送終後遊於他方受弘
般若且曰濕卵胎化無非佛種行住坐卧皆是道場方便隨迎
各安性類妙心法眼其有恨乎元和末師春秋已逾七十而居

越蕭山之法樂寺寺古製陋垣屋靡完補壞扶傾不克宴坐時
昕於海昌放生池墪廢地肇茸禪居焉修廊大殿彩壁層甍眾
留自屏鱗介咸若所謙不自有延請我師慕學之徒從而至者
日北百數迨今委化年整二紀釋子仰食信士擅施糗糒餌
蔬果飴糖無精麤之分別無凶札之隆殺星驅阜積莫辨誰何
非宜報勝因何以臻此師不言寒暑不下堂廡無留眄無傾聽
如此者蓋有年矣每五日開法四座屏氣真心示一作體引經
證心法外無言叩之即應不分迷悟矧勝負之機耶不有定慧
矧是非之相耶與夫顯神通而振道業者固相遠也而又法身
魁岸相好莊嚴眉毫紺垂顙骨圓聳望之者如仰嵩華而揖
滄溟曾不測乎高高深深者也於戲德攸天縱為傳教之法雄
道實生知蓋積習於聖位聆其風者皆曰不可思議粵以會昌

壬戌歲十二月二十一日泊然宴寂俄爾示滅先時而竹柏盡
 死至是而精彩益振爰有清響扣戶祥光滿室如環珮之鏘鳴
 若劔戟之交射示現之相豈由於我哉嗟乎流禪河於法海寧
 有盡期詮群品於三乘同歸聖果今也徒瞻相妙永闕輝容橋
 壞玄津雲霧瑞日學徒信士哀可既乎是用追採遺言重宣教
 旨銘曰 蓋南華真經曰開起四應身其以示 歸寂
 人心常靈法證一作燈常明定惠一相有無俱名於此有得自師
 歸寂一作自寂近取諸身胡云不識五千尊經何限奧義迷者見
 文悟者見意見者無住指即是處醫病未除徒勞廻顧我行慈
 悲示爾蚩蚩無鑿高原自有清池大師之言一真詮不疑不怖同歸善緣
 彭州九隴縣再建龍興寺碑 陳會
 郡之雉東方萬楹橫空屹然麗醮之欲造乎天倪者某名曰再

建龍興之佛寺焉厥初寺號太空天授二年為太雲我唐開元
 中詔號龍興會昌五年廢為閑地僧我巾像示滅鍾聲絕耳棲
 臺為薪吁乎表成毀衰之數者其實在言然而不知言者徒行
 咨坐歎矣為吾釋門之大教將反燼於今日矣殊不知流濁者
 攪而清粒多者簸而精繇是未經歲我皇馭九土懷八荒以為
 我之提大化也無欲其一事之不得其所於我也而况釋之教
 毗我之為理者深可取焉弘大法則生死皆無事鎖我之七情
 也推小乘則禍福皆有是刈人之衆惡也惡之於我刑止於剎
 惡之釋我刑惟其生繇是澄上流禁浮俗曾何以異我之理焉
 繇是我負戾玄郊而復詔天下使率土郡府各復其寺寺之數
 郡府有差釋之數男女一致其於夫彭為郡得復寺之二焉二
 之數龍興居一一寺度僧三十選精進一作繫行能臻不二之門

者居其右焉開須達之園者抑其次矣謹住持善完緝使材無
遺用衆有所歸肩一心紹前構不瞬目使其寺如從踊出者其
慎選得人力焉其始也披蒿萊刈榛莽重疊敗棟草創危梁嚴
贊頌晝夜以聳其信心示因果教化以開其衆意既而遠近咸
萃耆父必疑作臻浹月疊旬資糧山峙嘯良工度貞木繚以周
牆也百餘尺一旦二字疑以備廊間百十四然後中堂雲構三
門洞開儼八臂之瑞容艷丈六之金質崢嶸矐落哉飾邃宇而
鳳欲狂飛抱危梁而鵲將拗力吁乎窸窣瓌麗固不可一二言
之也况乎別開講宇周繪四牖東序設以聖神部五合杏西廂
治施無畏常睟慈容然後倣以天然途寫其地府笙牖銑鉸常
聞真界之音鼎鑊砧鎚盡載都之苦是使即之者勇善望之者
悛要誠象設之多岐亦箴規之別戶者也况創浮圖建寶刹請

金口之妙典萬軸崇銘佛頂之具言溝疑幢珠綴是知摩勝達
寺豈滯有為如耒耨門寧妨無著以是因復寺而破性相者以
為空寂兩忘方歸真諦性相俱在未入妙塗如是則理乖圓對
法闕影從俾迷方者盡不得出於三途溺川者何緣極於五行
茫茫八表盡縱心猿浩浩群生誰調意馬因知空寂與性相同
途性相與空寂易執非性相無以臻空寂無空寂無以見性相
是知性相為空寂之筌蹄空寂因性相而超度如是則寺不得
不復道不得不弘捨之不可由四教之在躬為之則無何三乘
之別載大矣哉釋教之復興者其於誨誘弼化不可得而名也
而况彭門地控山河俗多獷悍邪正相軋是非堅明雖五刑具
設誠足以躡其威而百法俱陳固可以斂其惡予剖符是郡星
欲二周守城之下填騰望境而他飛行化之物疑商旅乘風而

杏至以是公多暇日因諾衆長老與鄉之鮫老至之請而書復
寺之歲月以廣其一二焉銘曰
吾皇混一三教兮復建仁祠復之多少兮其數甚宜不屈土木
兮不奪耕機吮筆糾窮兮日用不知上或以之為定制兮不熾
不衰寺之一復兮衆知其非

宣州新興寺碑

至哉遂古已以集作來天之永錫正命者其唯帝唐乎聖祖神宗
光啓土宇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兆人以慈儉後
天下仁君惠徃營魄離而其施猶存揭淺厲深心跡泯者而厥
功亦在夫常善救人常善救物非至德誰能其孰能普行之
故鬼神受祉黎元樂康寶祚延洪率由此道也於是表大覺為
靈根與群生共有叩桌空而不壞惟聖者獨知非崇夫金輪氏

之教則焉得窮理盡性齊萬法於物我哉是以沉善惡乎洗集本

文粹並妄之泉擢枝莖乎植性之園常令學者崇飾集作精廬

顯有唐二本皇亦庠序郡國分理必付元臣將俾群生罔不

開悞且夫斯干秩止在周邦靈宮彤彤唯居魯國曷有列殺映

乎霄顯飛薨麗乎陽光瞻彼玉毫儼然金地翬軒鵬耽岫聳雲

攢遍於州都若斯之美歟若夫宣城新興寺者會昌四年既毀

大中二祀故相國太尉裴公之所立也公諱休公字美河東聞

喜人代濟文德泊公彌大擢進士甲科登直言制首末三十由

拾遺遷殿內鴻名偉望迭屢清樞入奉絲綸出省風俗拜春官

則齊驅驥駮視民部則克阜生齒至於調入王府貸出水衡泊

陟台司亦勞厥事凡三拜廉察五授節旄孫先生有愧知兵山

臣源當慙視史二本揆路既長乎百辟荆門復平乎水土公降

由心未歸以甲申為唐碩臣作佛大士光珉顯竹此不復書所
至之邦必興修淨行大中二年拜宣城嘗與名繼會難有設疑
以試公者曰三界虛妄群生顛倒可作二本有修行能解纏縛孰
為智慧可作二本化凡愚胡為乎公之區區徒自撓耳公曰嘻珠
玉在櫝啓之則見其珍聖賢有門行之則踐其闕分塗而往唯
善惡焉善惡如東西耳趣之不己則至其所至焉在乎推心於
不染馭馬於無途也如是三界信真實群生非顛倒但學者不
能窒慾壞貪遺名去利弗捨有漏而思住作二本無為耳然捨之
自我取不由人非用智慧解彼纏縛如此則了無一物以撓吾
真也他日門人有謂公曰敢問三界之言未立人不知修行不
見因果畏陰隲者不為之多介景福者不為之少理亂僧損繫
乎其時泊斯教也行乎諸華愚人畏罪以損其惡賢者望福以

增其善增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已亦至今宜無惡
矣何昏迷暴雷無減於秦漢之前福慧聰明不增魏晉之後歸
之者殊塗輻湊立之者萬法雲興稽諸天不見其文求諸
古莫有其法號為大聖作天人師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不宜
使蚩蚩庶類由古乞今若思爾之文粹作若斯之者設使集作
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墮惡道為鬼為蜮乎夫法未始有今而有
之希聖之徒可存而知之也其由之之固庸非溺乎公笑謂之
曰大昭肇啓法不齊作二本備聖人繼出代天為工結繩畫卦質
文滋改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氏之未為
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龜無火兆物無火災必矣少昊氏
之未理金也則天亦二本無亦無金星人亦無金用龜亦無金
兆物亦無金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精芒

主宰騰變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聖而立佛此二字無聖人也考

精神之原文粹源窮性之表作大方便護於群生群生受之而不

知蓋猶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謂自己孰知其然也於是問者

廓然自得佛味武宗時毀寺而宣之新典故有崇基廣廈文甍

雕甍鞠為土梗唯喬柯灌木森聳澗瀆二本祥煙翠藹二本交

覆巖麓耳及宣宗詔許立寺宣之四人相鼓以力二本請先立

之於宣郭公獨不許遂命苾芻上首元敬謂之曰吾聞之新興

寺大曆初有禪師巨偉南宗之上士也與兆宗昭禪師論大慧

綱集作明實相際於此始作北山道場後有浩禪師作草堂於

道場西北其旁有藻律師居之逮二本師去世門人立塔院貞

元中巨偉之門人靈翹始請於太守合三院而為寺彼皆智慧

傑出親啓山林今之立寺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妙覺寺

寺雖毀而杉檜多大十圍一旦有二龍闕谷中枝大樹三十二

視之皆殿宇之材也公歎曰將立寺而龍枝巨樹天其有意乎

遂用之於是霜斤木楹玉砌瑩礎上下其響音中桑林不暮年

集作而雲攢四祭風搖寶鐸響六扇月昭金鋪勝絕集作一

源繚牆百雉繕脩多羅為攝受置無盡藏為莊嚴窳窳幽邃輪

奘博敞蓋江南之首出也初奉詔隸僧二文粹十人今其存者

大半構殿立門有軒有廡則律師元敬法華道匠首其事徧經

立歲不遺旬偈則維摩從省禪門貞會著其功善集檀施備修

房廊李于三時旁窺六義則金剛清越服其勤而法華遂言涅

般明則泊法林超愛皆以禪孝為宗律師道隨宜春人幼植浮

行行二本泥洹二本妙旨一目二本以披文相質之事造

余于新安余既許之道隨復言繼二十人者皆苦二本修持行

能遺物累則有應玄友恭道函仁寶懷賁從儉惟恭文明文粹

師迴師宗思靜常政文暢弘暢契蒙景先法進惟勤志弘玄操作昉

與前輩又為三二本十人矣而太尉所立有殿內千佛有地藏

院有上方石盆院又以俸錢入膏腴之墅為地藏香大定中之

謀始于太尉作之門人述之有作有述誰曰不然乃為文二本曰

弄弄新興敬亭南麓鉅構崇基崢嶸曄煜伊昔既毀二本神愁

鬼毒洎將再營二本天人合福稔有連龍其怒則觸助作棟楹

拔此巨木雨運風移騰文粹川跨陸神恊勦力老幼同心蚨

翼飛貨龍鱗布金揭立赫弄化成巖峯玉礎方文花臺百尋日

明香刹雲生寶林太尉裴公聳其季者弘以戒光甘露披灑示

厥有為取彼難捨必有精靈扶持大厦小儒刻石有慙史野永

言敬之庶近風雅

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

公乘億

蓋聞妙諦惟玄不可以一理測真筌至奧不可以諸相求隨萬

化而泯色空而不生不滅超三界而越塵垢故無去無來此乃

不思議者其惟西方釋迦牟尼佛之謂乎伏自教傳西域化被

中原漢明推入夢之祥梁武顯施身之願語其大也外不見須

彌之廣言其小也內不知芥子之微斯乃梵爾疑作然代代

相付肇自摩訶迦葉迄于師子尊者統為二十三代而後達摩

多羅降於漢土至秀分之為七而後苞披葉附派別脉分疊真

宗不泯不滅者則我大覺大師固有系焉和尚姓孔字存漿家

本鄒魯郎闕里之裔孫也乃祖乃父因官隸於薊門歷祀深籍

同編人和尚以無量劫中修菩薩行及茲降世豈同凡倫當衣

采之妙齡蓄披緇之大志未踰七歲即悟三乘啓白所親懇求

剝落遂於薊三河縣盤山耳泉院依止禪大德曉方一有乃親

承杖屨就侍瓶盂豈顧全身惟思半偈大中五年伏遇盧龍軍

節度使張公奏政疑作壇場和尚是時戒相方具而後大中九

年再遇侍中張公重起戒場於涿郡衆請和尚以六喻星紀三

統講言宣金口之微言示玉毫之真相三千大千之世界靡不

瞻依十一十二之因緣竟無凝滯禪大德玄公者即臨濟之大

師也和尚一申禮謁得奉指歸傳黃蘗之真筌授白雲之秘訣

所為醍醐味爽作灌頂以皆醒蒼菊花香纔經手而分馥一旦

旋醉舊刹願歷諸方西自京華南經水國至於攀蘿冒險踏石

眠雲經吾會興廢之都蓋梁武莊嚴之地無追窮聖迹探討禪

宗後過鍾陵伏遇仰山大師方開法宇大啓禪局赴地主之邀

迎即遺言會天人之供施而陳奧義衆莫能分和尚立以剖之

如刀解物仰山目眇擊指稱歎再三遽聞臨濟大師已受滿相

蔣公之請纔疑省侍飛錫而遽及中條尋獲衆隨致林疑作而

將度白馬當道先太尉中令何公專發使人迎請臨濟大師和

尚翼從一行不信宿而至於府下而乃止於觀音寺江西禪院

而得簪裾繼踵道俗連肩曾未期年是至遷化斯蓋和尚服勤

道至展敬情深無垂靈堵之儀充盡茶毘之札去軋符二年有

幽州節度押兩蕃副使檢校秘書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董

廓及幽州臨壇律大德沙門僧惟信并涿州石經寺監寺律大

德弘嶼等咸欲指陳盤領祈請北歸和尚欲徇群情將之剡部

晨詣衙度啓述行邁先侍中丕韓公之叔日贊中遽聞告去撫

掌大驚迺曰南北兩地有何異也魏人何薄燕人何厚如未之

教豈如是耶和尚辭不獲已許立精舍韓公之叔常侍及諸檀

信鳩集財貨卜得勝槩在於南執門外通衢之左成是院也有
如化城松栴將杞梓俱未文石與砥砢荐至重廊復道竹翠松
青四戶八牕風輕月朗和尚樂茲幽致用化群迷開解脫門演
無量法能使天花散地水月澄空常與四衆天人皆臻法要六
州士庶盡結勝因豈謂一念俱尸奄從物化斯乃文德元年七
月十二日也享齡五十九僧臘四十一有親信弟子歲暉一作
行簡一以主喪一以僧法大德奉先師之遺命於龍紀元年八
月二十二日於本院焚我真身用觀法相闔城禪律繼踵爭未
四遠簪裾連肩悉至於蟠花蔽日螺唎喧天火終發而雲自
愁薪不加而風助勢三日三夜號禮如斯於香燼之中得舍利
一千餘粒諸寺大德各各作禮請分供養烏戲雪氎如是其儀
宛然捧一履以徒悲仰雙林而莫見遂建塔於府南貴鄉縣薰
風里附於先師之塔志也憶到職之初曾獲瞻札法主大德截
暉不以億才業庸淺具聞於我公相請撰斯文億秉筆惕然得
盡蕪鄙銘曰

傳如未教厥惟大椎百千劫外方丈室中慈悲是念色相皆空
端然不動豈染塵蒙其矯跡三界安心四禪身雖是假道本無
邊璞內有玉火中生蓮傳法何處隨其有緣其越絕支道匡廬
遠公高情遠致跡異心同既離邪縛肯處凡籠松軒竹徑空悲
夜風其我性不動我身就燃果得舍利粒粒珠圓幡花艷閃螺
唎交連昌偈作禮聲徹梵天其寶剎新建招提舊蹤蓮芳不見
葱嶺誰逢響亮朝磬清冷夜鍾歷千萬祀傳我禪宗其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八

如化城松栢作記碑

夢巖詩奇響風障禁歌

與文惠昌詩對獸禁禁

文風經詩對不隨姓

公高計遊遊擬異心

邊對內府生火中並

誰然不健豈乘聖業

對吹果燈燈對大對

靈無福壽何

朝不心意本業蕭爽

風里柳衣去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九

德政一德政碑凡二卷英華所編失作者先後之次今正之

隴右監牧集作頌德碑一首河南尹張公碑一首

淮南鄧度使崔圓碑一首 魏博鄧度使田弘正碑一首

隴右監牧集作頌德碑一首 張說

周禮校一人掌玉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為一廐馬二

百六十一應軋之策也六廐成校五馬集粹一駕是之謂小備

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駕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

百五十六是之謂大備秦并一海內六萬騎之歸馬盡歸之地

家則周制陋矣漢孝武富一作文景儉局一作之積椎衛霍張

皇之勢勤兵塞上廐馬有四十萬足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

復逮武帝時矣後魏此二字無胡馬入洛蹴躡千里軍障之容

雖壯和鑿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離文粹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又粹有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徒之隴右始命

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奔世載德索修其緒聲自真觀成于麟德四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二本無疋置八使以董之設四

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輻負千里猶為隘狹更拊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

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戒秋外攻或師圍內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太半所存蓋

寡開元神武皇帝登大寶受靈符水瑞咸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心應二本善畜之將亦福祐宜生之長

俾領內外閑廐使馬即開國霍公四字文粹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勳東國忘王之後裔四伯輔禹與理

集作水之謨四七與漢在經星之列文粹清明虛受察含永鑑

籌謀先覺慮出老龜竭無私之忠而善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玄同日用故得騰程風雲攀附日月策功策第一承思莫

二庭羅魏縫之鍾鼓弟賞堂邑見東方朔傳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侯御衣丞分於韓信庶姜如玉則降榮彤晉衆子

垂髻則抱拜朱第二本聖人之見之二本也必猶尔為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之二本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

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得不形者也夫其處二本身則立無致疑作正也親無還端也聽無聲二本成也二本

作誠也非言無遠慎也國有憂未嘗二本不戚國有慶未嘗不恬其御下則名利害之鄉阜材求之務使之趨善而避害懷懷

而畏威神不離於閭廷令遠行於坳牧亦有不季而暗合於古

戶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庇我十三年矣畜有媯息人無乏

匱克壓帝心莫嘉績且如停西南雨使六頓入夫藁穀計八十

萬功作工本圖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戶隱曰稅三萬五

千石以儉私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駱馬錢九千三百

貫以窒隙止散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十斤以牧絹繕工

其政四也蔣尚變首箔一千二作二本百頃以莟蓄御集作冬其

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秦集作奏非置本牧作二本分其利不

裘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賈死畜貯絹八萬

疋往嚴道中焚種人集作千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使集作侯非

長戶數盈三萬墾田給食糧不外資以勤農却輓其政八也敢

問監作二本群牧之事孰能如作二本於此乎加然則稱伐計功前典

所貴上以美聖主釋才之得人下以贊忠臣愛任之盡節未以

道官屬承風之成事竟以示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

廢也既而大君有命舊史書功吟咏作二本懷竒篆刻金石秦汧

湫湫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區猶傳史克之頌試從此而觀彼

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人之君四十三萬兮馬

為群整汧渭兮垣隴坂飛黃阜兮昆蹄苑山崆峒兮水鳴咽泉

噴王兮草汗血聚如華兮散如雪性既馴兮才亦絕維國家之

大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鑿發兮文物備維帝皇二本作皇帝之七

德惣戎馬兮威萬國綵髦翻兮金介直二本作胃非有霍公之天政

擇張氏之舊令天王大二本作無大字駕兮仗黃麾太僕駟乘二本作此字

兮展輅儀撫月 駟兮蹀雲螭神個儻兮志二本作熊權竒騏驥溢野

兮牛羊曰多子榮位兮思寵如何頒皇靈兮篆金二本作石鼓萬斯

年兮群玉府作石鼓萬斯

平此篇集粹所載如堂邑作京邑駢維作駢駘之數皆印本
差誤逐頃各注非字當從英華元本
韓雲卿

惟唐六業歲在乙未兇臣肇亂殘毒生靈穀洛之郊七年方平

宮廟燔夷府寺為墟陰燔疑作燔轉于原隰塵鹿遊于街陌天子

乃命何東郡侯延賞尹於東夏恭惟河東虔稟聖謨清默無為

外務經簡內無讒嬉勸沮以仁休息如以視人猶身視邦猶家

一年流云磨至二年土壤成關三年公給人足家有餘積疏達

河渠導塞提一作堤封溝洫化為通川山木流於郡國乃立宗廟

乃建一作構寢殿變丘墟為閭里閭散災侵為和氣分府若虛戶

庭不肩牛馬產畜牧而不羈居守四年遷官罷鎮東人父子孀

獨窮老昔遊魚之失於淵栖禽之喪于林於是河南洛陽洎甸

內二十二邑長守將校及佐吏耆艾三軍之衆相率琢石頌美

表揚仁風詞曰惟皇統極繼素嗣聖兇臣無君矯衆犯順都邑

殲殘化丘焚於烈河東受命緝熙守一含光體醇妄機以礼伐一作

形以簡重威政得其恒物遂其生措置典刑士吏自清殫廢鞭

笞黎毘不欺光光榛楛變為禾黍氛祲蒙蒙散為祥風乃設堤

防禁曷溢瀑湍得安流時無水禍乃疏河河渠寢枯决瀦河渠

既流山木浮浮灰燼之中再立清廟荆榛之下再閱高殿人不

知役公有盈羨風聲沛然大化四流歸朝執憲惠一作專贊皇猷

我有牛馬牧而不羈我有兒童路不拾遺决决田疇疇能繼之

供惟曩古淳風揚揚下及有周亦稱二南烈烈河東實嗣其風

淮南鄴度使尚書右僕射崔公頌德碑銘并序李華

在昔一作昔召公相武王除人之害一作除害敷命帝庭一有二字佐

成王卜洛定宅登頌清廟奉康王會朝豐宮克致太平惟崔公

亦一無亦字相玄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穢紹享天

命事今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神伯翊宣王登南郊一作是興

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勲皆姜性也

夫議盛德論大功贊大賢舉其殊倫卓然昭明不書其細申大

體也故詩陳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美韓侯之封

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今述崔公亦不名不備官古之制也後

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海內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文學重名且

兼容略駁揚一作于王庭甲科入仕歷兆倉曹參軍再遷司勳負

外郎丁太夫人憂以毀聞終喪拜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劍

南節度留後使逆臣起凶陵陷潼關至尊哀兆人思古公避狄

之義於是帝車西南依我心膺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劍南節度

採訪使玄宗克讓聖之家為唐虞公出納王命至于朔方弼諧

二聖孝慈光明自西自東珍殲元惡天討之師岌如山行冠若

霜藁鼓燎無餘一作帝曰吁朕用中書拜趙國公十一字一作

朕志官中書公拜稽首臣敢上冒以負天明命帝遂其高俾作

少師師訓東宮兼長邦憲居守洛京乃傳濟王又典汾州王德

日宣汾州阜安乃統江淮主三軍省萬人加工部尚書特征鎮

之司恃勲扞一作奸令公獨露奏愿用輟興轉吏部淮南既清軍

有余逸一作夷艱難江南萬理康哉六歲在鎮心馳王幄戀

慕之極至於涕洟一作流獻章請帝恩降允公不侯一作候駕建旆

將馳耆耄泣訴吏人遮道即日詣闕乞留者三百余人公申論

而行至于京師天子大悅曰趙國先帝元臣嘗為朕師自我不

見于今六年有司如朕意待之加尚書右一作左僕射遂淮南之

請所部八州人舞手蹈足秘書省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賈深

有聞有武四字一作有文武才略忠於王室推心馭下嘉績外文戴公人明思

揚盛德合淝令彭城劉商先后之族臨人相惠老幼一作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

咸曰我州我邑敷王德澤崔公封內我是以安其人一作不銘其

德不可謂賢華嘗奉公遊咨以為頌夫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之長昔鄭武公為鄉士詩人賦

緇衣魯禧公為周賢侯史克頌垌一作野敢附其風一作前烈以書公不

朽故褒大臣則王室尊崇美政則王命行不唯頌公尊天主也

今戴公朝覲之礼以弘大之其文曰負天而命一作負天而命

思崔公出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自朔至

于秦宮出納大命決事于中一作衷思崔公烈烈郁郁以邕以肅乃

統淮服洎江之澳一作澳閶闔長轂霞旆霜鏃蠶爾兕毒罔不顛覆

思崔公三世元臣德綏生生乃朝于主王顧殊倫且曰東南飲

化如春為朕腹心寧其求呻一作永吟思崔公入覲于主鑿一作鑿聲央央

佩玉以鏘一作鏘秉珪奉璋公復於揚四牡其相公慕彤庭涕濡于

裳思崔公廬江州邑執不垂泣我公之還陽和起蟄乃求樂石

樂石爰立刊之頌之介福攸集介福攸集州人斯及一作皆唐人文粹

魏書魏博節度使田弘正集作沂國公魏博德政碑文銘元稹

階下以元年正月壬戌詔臣稹曰朕有臣弘正自魏入鎮魏人

思之因守臣懇狀其德政乞文放詔集無此二字爾句予言其文以付

臣拜稽首退而奏書於階下曰始安祿山以玄宗四十四年盜

幽州兵部劫擊郡縣偷關據京天下掉撓肅宗征之海內甫定

而夾河五十余州或伏集作服或叛更立迭奪廢置征伐覲見集作朝覲

賦入之宜皆自為意五紀四宗受隱忍田承嗣始有魏博相衛

具澶之地承嗣卒以其地傳兄子悅悅傳緒緒傳季安旣而季安悍誕洩驕風勃蠱蠹發時集作喜殺左右漸及於骨肉往往顧妻子曰安用此由是內外惴悸妻元元氏因人不忍移置他所餘一月乃卒是歲先皇帝元和之七年八月也季安子懷諫始十餘歲衆襲故態名之為副大使而家臣蔣氏則逆用事士衆不分仗日夜相告曰田中丞興博太孝敬於軍謹廉讀儒家書好言君臣事儻可依倚為將師乎聞者皆踴躍集作一朝牙旗下衆未捧附興仆地不肯起衆亦不肯去乃大言曰爾輩即欲周吾語能不殺副大使且使吾取天子息澤洗汝痕穢使千萬衆知君臣父子道從我手皆曰諾遂殺蔣士則等十數人以興知留後事移懷諫於外明年歸之朝蓋七年之十月四日也興乃圖六州之地域籍其人與三軍之生齒自軍司馬已下至

於郡邑吏人之廢置盡獻於先帝先帝詔興以工部尚書長魏傳相衛具澶之地仍勅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使於興且以錢一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曲赦管內百姓一年勿復事問耆羸賑乏困襁殛誅之不以法者魏之人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邪興又悉取魏之僭服異器人臣所不當為者斥去之先帝曰興吾六州之善心者田興也使興弘吾至正不亦可乎因名曰弘正先是魏諸賓猶僕後也將卒無畏避弘正始求副節度已下於朝至則迎迓承奉雖功勳將莫不乘避謁者趨付授咨度始用賓禮先是諸將之外有權者莫不拘劫妻以為固四方之來聘問者莫不防礙出入以為密士吏工賈限其往來人多懼愁稀復會聚至是皆曠然矣魏之人又相喜曰人之生不當如是耶滑以水害聞於朝請移河於衛之四十集作里且後衛功三萬

餘詔弘議之皆曰壞吾地後吾人以利他邑古無有也弘正曰魏於滑信彼此矣朝廷何異焉不時與功以教人讓魏俗丕又先帝多之矣右僕射就加焉十三年又加司空以子布之會蔡有勞也是歲李師道燒河陰驚洛邑陰通元濟詔弘正誅之明年破賊五萬於東阿進收鄆之陽谷距其城四十里營焉二月壬戌劉悟斬師道以其首歸於弘正紘正入鄆而十三州之地平以功加司徒平章事復歸於魏其年八月朝京師先帝待之有加焉乞留不獲詔加侍中以遺之又明年陛下以成德喪師誥弘正八馬初王武俊以戰朱滔功德有趙地傳子孫凡三十九年矣至承宗為盧從史李師道所誣誤先皇帝征而赦之者再受感慙不克來覲而聞陛下天覆海深息包悉受乃果自信將朝有時未行會病將歿以志付其弟承元聽命朝陛下語宰

相曰弘正在魏吾何患焉即日內出五詔詔宏正為中書令鄆

度德棣

集無此二字

於鎮且詔父子皆為師以大其威十一月甲寅成

德猷狀曰弘正至自

集作自至

魏魏人哭之鎮人歌之奉宣詔條除

去僭異猶魏政也且臣聞之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三三政一曰仁為惠政二曰法為喜政三曰謙為和政二德一曰忠為令德二曰孝為祥德今弘正猷博六州之地平淄青四代之寇入鎮冀不測之泉可以為忠矣祖考食宗廟父子分土彊兄弟羅軒冕可以為孝矣始初刺鍵閉東縛詠集作詠而遊之歌而舞之可以為仁矣始初山東逼越廢迨而制之奉而用之可以為法矣始初山東傲狼侵取以讓之功以助之可以為謙矣謙法仁孝資之以忠不曰德政謂之何哉臣請奉制以一百九十二字付守臣愬銘之石用申約束銘曰

帝命弘正予言是聽理亂有數其數集作甚明亂則隱約理由

亂生既理復亂生於翫輕唐受天命既理集作海內既平高祖太宗

不荒不寧玄宗抑厄其否乃革四十三年奄有丕宅始視燕寇

胡鷄弄見雖我寵重彼將胡為所細所忽忽焉而罹四后垂顧

山東不夷逮我聖父殷憂儉尅乘其淫驕乃伐乃殛爾視群孽

胡為而亡潛集作久而守惟我而而後爾雖穹崇無忘辱詬我

雖平寧無忘燕寇銘之戒之以永聲臭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七十

碑二十七

德政二

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遺愛碑一首

徐襄州碑一首

江西觀察使武陽公常公遺愛碑

杜牧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

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揮言臣常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

常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歿四十年雅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

敏中丞相植皆臣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

孰於聽聞乃命守臣訖于泉上丹集有功字狀緝大中三年正月

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負外郎杜牧日汝為丹序而銘

齊魯梁蔡闢為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為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
下其目跂而欲飛者徃徃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
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兇狠
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是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州歲天
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理
集作治唐人於陝西召穆公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
諱下同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與名臣言理人者亦首
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明詔刻丹理効令得與元和功臣彰
中與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按遠氏自漢丞相賢已
降代有達官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公鄖公會孫幼平為岐
州叅軍生抱貞為梓州刺史生政為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
夫雒縣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受校書郎咸陽尉

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獻府於邠寧府徵為太子舍人
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
部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未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兼御史
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行改容州經略
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管內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
黃賊畏服詔加太中大人貞元末拜可南少尹連拜檢校秘書
監兼御史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
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諸釋不誅公再拜集無上疏
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後集無外
而誰不為叛同拜劔南東川鄆度使兼使大未時劉闢急攻梓
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帥高崇文容軍遠闢無所
資若於梓州綴其志必能有功遂拜呂晉慈儼三州觀察使不

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為一都會屋居以弟竹為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憂自焚小至百家火至湯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懈怠不為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僚除去冗事取公斯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為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貞目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一周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十二百間縣市營廐名為棟宇無不創馬集為為為泐湖入海鄣以斗門以走暴漲關開廣衢南北七里盪滌汙壅塵築堤一有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興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昔教勸成之兄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為目覩無不為志公之為政去害與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理鄭未反

三年國人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分相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几十四年五大徵兵人不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弟理行誰高武陽所至為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曰不使無集作所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瓦是聚公錢不足以俸為助能為居宇貫貸付與月集作日集作載酒餼如撫稚乳不督不袒誘以羨語未二周星創數萬堵幾半重樓如詩翬羽銅以長堤繚繞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哥無災久事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十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詞寵假武陽為人慰

思訓勸守吏勉於為理

徐襄州碑

李騫

大中十年春今丞相東海公自蒲移鎮於襄四十年詔徵赴闕
今天子咸通五年公為御史大夫自始去襄於茲六年矣而襄
之卒校民吏自七州之幼艾追思公之養育教訓相與上言京
師狀公之事績請聞於天子刻之碑石用昭示于無窮于是天
子嘉公之勤詔可其奏明年二月襄之父老請詞於公之舊軍
副吏一作史大常少鄉弘文館學士李騫曰凡紀公盛德丕績文于
碑石將傳乎百千萬年宜用文見詳熟者則得其實騫固淺陋
今適當職宜為之非以文用其感於是命退而叙之公名商字
扶鄉家世儒門修源長波流芳積潤字十五代祖諱某兩世繼
為中書侍郎十三代祖諱湛十一代祖諱孝嗣間代繼為太尉

南朝之盛具在南史本傳生公七世祖諱文遠隨朝為國子祭
酒皇朝為國子博士儒學尊顯名冠國史儒篇高祖幸國李召
博士講論春秋諸莫能對本朝司刑鄉追謚忠公諱有功即公
五世祖也自中書至司刑十葉服冕乘軒重榮疊慶光隆赫顯
無與為此司刑當天后時累為法官用法平恕常以潛德陰功
論出枉陷力排酷吏之勢盡忠竭節以保護皇室宮能嗣之炳
為元臣初公少時工季暇豫不為嬉戲嘗以生民休戚為己之
任凡所經涉郡國士俗四民之業必皆詢訪而究詳之於其利
病無不通曉常曰使得一縣治當必為良吏矣始舉進士文宗
五年春考登上第陞朝為御史會昌二年以文學選入禁署宣
宗以此邊將帖儒若不武戎狄侵叛公時為尚書左丞詔以公
往制置安撫之歸奏稱旨尋授河中帥節又移襄陽公自初仕

矣至丞相莘貫清級踐歷居多而未嘗履趨競之迹含光蘊德
容貌若虛人皆汲汲我獨委順嘗任殿中侍御史丞入中書白
事執政因問徐殿中果何如人丞曰今之賢人也執政曰然礼
部員外郎缺諸公見言其所言者或再未詣某有三至者徐
殿中亦在薦中足未嘗及其門殆真賢人歟子言是也足以礼
部與公始為內職不治民及受重藩使絕塞則用前所藩尊疑
以寬恕為本本於誠明吏民畏公之詳達而不敢欺戎虜感公
之得惠皆願和服其未鎮襄陽也亦率是道故期年而仁信敷
再募而刑政省三年而帑廩四年而礼義興風教備問民之所
病及願欲而不得者必盡去而皆行之所行之政存而不朽者
有八合具襄民之狀廣得傳其顯實云其一曰漢南數郡常患
江水為災每至暑雨添流則邑居危墊等土環郭大為之防繞

城堤四十三里非獨築溺是懼抑亦工役無將歲多

疑

憂人倦

追集公乃詳究本末尋訪源流遂加高沙堤擁扼散沅之地於
是豁其冗口不使增脩合入蜀江猪成雲夢是則江漢終右不
得與襄人為患矣其二曰襄陽當荆鄂十道之要路公私未往
充給寔繁是必寧配行供暇借辦賄求利歲月不堪公乃悉用
官儲創署什器富供給費不擾齊人往來徒所憧憧邑人信皆
不知矣其三曰軍人百姓窮用者多投狀陳論苦於從前債利
盖以數十邑公私債負例不許停至于補累攤微有加無減遂
使家傳積欠戶率催足延及子孫例無放免飛走無路怨憤難
伸官中曾無所收私室常被攬擾公公乃縷悉上奏放免獲依
債戶既除冤聲永息其四日承前役納所由在田城側近者近
百頃統謂之馬禾此每年配諸將官健出力營種率歲出功錢

人不下六七百例入屯將所由官由元無所獲徒遣虛堅將額
添市耕牛破費甚多收穫無幾公乃廢却其他叛租與人每歲
所收却耕種之利租人皆獲利使將健永免工傭其五月稟土
疆闊遠連接江山每主扶時常多寇盜張祺結黨夜出盡藏謂
之山柵擾害頃甚燒劫閭井驅率平人至于道途皆張驚儲公
乃選擇少壯官健三百人別造營各為捕盜將常令教習不雜
抽差訓練無時以為備禦每聞屬縣寇劫當時據數抽行晨往
夕歸夜發晨至皆是并賊捉獲更無子遺頓挫賊心鄉閭遂泰
一因創造捕盜將營屋四百間分為左右中間開報點集列架
置標別創一亭以為教誡之所奏立將額門當通衢過客行旅
莫不興歎大中十一年諸郡構亂起於湖南準詔徵兵同力剪
滅漢南軍徵五百人尅日成功實自捕盜威強之力又江西叛

將毛鶴構亂比諸道最甚收復倍難成功當時常宙僕射乘逸
先至襄州奉詔令差兵助發遣所差_五百人於數內全取捕盜將
并差捕盜都將韓季支惣領兵士小路進發仍先揀擇通引官
衙虞候史慶中與常宙僕射為元從押衙賈榜帖先至江西安
存百姓遂收劫亂兵器甲及常僕射舟船至江州其韓季支請
捕盜將官健三百人開道分六路先去平明齊到人皆不知機
計既行遂半日內面縛賊將授首者一十二人當日行刑傳首
赴闕常宙遂奏請且留捕盜將二百人在江西并奏請權差韓
季支為都虞候二年之申重脩置癰署城市皆捕盜將功力其
六日荆南中路有蠻水驛地當卑下泥淖常多暑雨之時不通
車馬皆是結襪牽挽以濟公私行人力出編忙妨害農業繚繞
甚遠兩縣勞心遂徑捷就高別一路度宜造驛水無差儼之虞

又近於當路十二里其七日襄州雨稅每差綱官送納并有直
進膠臘其數甚多例新官豈免敗闕陪備差遣擾害頗深每吏
部注官多不敢受因訪問資綱大數可以資陪人遂請度支陸
運脚般馱到京遣進奏院所由勾當輪納既免損汙足帛又免
上供失時襄州新官永無差役之弊其八曰漢陰驛西舊有江
亭一所迎送皆於此前後穿隘不便筵宴所要鋪陳須至漢陰
驛上廳內遂使前後虛豁難置門牕重客居停全無狀幅結束
非便寢止難安遂別構設廳以備迎送長廊虛檻連接大殿佐
石脩篁羅列其所江波入戶畫舸臨軒信可謂勝遊之地也又
重脩瑣闔改制上廳夏清冬溫憩息且便別開過路繚遠江亭
主客邀迎咸遂得禮因命新亭曰漢廣亭桂江所謂不朽之制
凡公之為民於除宮興利若屈到之芟子反之飲文王之昌蒲

藟雖勞之體勤思慮含辛茹苦必行之未嘗一日而懈也故制
貧民侵刻之負罷疲卒奸濫之政公之仁也訓驍勇以擒盜繕
甲兵以備武公之義也具候館之器用豐饋勞之餼牽公之礼
也決高沙壅徒蠶谿之傳公之智也免屬宮之網致及時之貢
利必舉害必除公之信也夫惣五常以在躬之謂德德及於民
之謂政公之被于物也淺即惠澤政之被于物也深則其久逾
彰公之去襄六年矣民始懷公之德政而追思詠歌之得不謂
之被物久而逾彰公之德乎與夫在治而民之謂疑者異矣公
前治蒲亦由是德突厥居特義山者千二百人相率自外塞渡
河歸附于公朝廷以虜衆將疑兩端木即信納公乃名其酋長
以思信諭之虜皆泣下釋兵解甲以聽命因請從齊從魯之間
隙地以居之編籍為耕民奏置備征軍千人日今督習無有他

役凡盜有卒發無不立赴者又教其軍積祗爲戰衣千五百領
矢不能陷歲饑人食民流徙不止於是告廩發糶豆粳麥賤出
以救之完治城癰列樹表道用民之方疑作力而厚其酬傭濟活
以萬數俞饑乃罷有禽俱巢于屬邑之樹其一巢者爲鷲鳥所
攫月暮群鷲哀鳴異者聞之憫其孤遽往食之愛均已子數長
能飛而後去人感以爲至德之感及禽鳥焉故公前之治蒲其
仁澤被于物也既如彼今之治襄其德政及於物也又如此庸
詎知異日蒲之人不有相率聞于天子而請公之德刻于金石
次專手無窮哉亦將必有未者以謹繼銘曰

公德之容弘深粹玄公仁之豐沉漬穠內俞外擇溥暢昭宣政
以之和民以之安在昔羊公惟德之理有碑于峴寔表厥美烈
顯德躡之者誰曠祀六百惟公繼之繼之者何愛民若子苞寒
舖饑其急俞己日者大江淫天至於民萬門之命將盪而覆是
究是度惟公之規乃決巨壑大珍以移公之未朝民泣牽衣公
進就路攀車從公專醜醜利無歸於私公長御史朝綱以釐帝
曰汝賢汝可承虧公遜不答退惟讓卑帝心益加會襄人求請
祀德刻之子石帝曰賢哉汝真吏師政苟不恩人誰汝思加乃
懿績遂命起之告示襄人謂爾咸宜帝德明聖爾言適時勿謂
天高其神可欺勿謂室暗而公不知善不善報為其所施爾不
吾信視公之為舊疑作蒲民之生實公之營襄民之富實公之覆
漢波滔滔其主維成公思在人與彼無窮公澤惟川公壽惟山
是禱是祝期千萬年崇碑我揭于峴巔民望而思永厥後昆

是時吳越陳平高平宗輒奔辭于吳廣夫望而思才視劍其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七十五入興無諱公奉新川公壽對

吾計然公少高節非為之生實公少當乘為之富實公少

天高其轉巨煥也歸室辭而公不味善不善辨為其不

雖辭變命賦之告示棄入隨爾海宜帝對即望而言也却

登仕郎胡 柯 具 鄉貢進士彭 叔 夏 校 正

